

清月

空の

刊閨

期五第

蘇州消閑月刊社發行



# 消閒月刊第五期目次(以來稿先後爲次)

●詩聲(集錦小說)	雙熱	眠雲	逸梅
●秋日聯句(聯句)	指嚴	曠雲	明道
●彭躬庵書影(秘本)			陳彥通
●廣寒新夢(應時小說)			周大猷
●花燭歌(豔著)			心蕙女史
●崑仙別傳(乩話)			吳綺緣
●邊荒恨蹟(掌故小說)			石翁
●消閒銘(諧文)			許指嚴
●情天花墜錄(雋語)			施濟羣
●一個解放的女子(諷世小說)			沈禹鐘
●畫梅贅語(畫話)			貢少芹
●秋雨(律詩)			胡石子
●一個小貓(愛情小說)	雙熱	瑤華	袁抱存
●倚夢語臚(詩話)			小熱
●王明妃楊貴妃合傳贊(諧文)			袁百衲
●臨時疫院(滑稽小說)			吳東園
			俞天憤
●求幸福齋近詩(律詩)			何一雁
●大鼓閒話(鼓話)			尤半狂
●滌心碎錄(筆記)			朱滌心
●某富豪之家庭(社會小說)			顧明道
●四亡詞(諧詞)			張慶霖
●十笏天花室筆記(筆記)			一丸
●媽媽你害了我(諷世小說)			王瀛洲
●贈綠牡丹(豔著)			綠芳紅蕤樓主
●皮黃通論(劇譚)			蘇少卿
●閑閑山莊八景(絕句)			高吹萬
●維新小史(社會小說)			范煙橋
●懷月軒硯滴(雜錄)			范君博
●個影廬詩話(詩話)			徐夢鷗
●紅繡鞋(彈詞)			戚飯牛
●滑稽問答(遊戲)			記者

## 消閒月刊第六期預告

第六期集錦小說為趙眠雲鄭逸梅許指嚴吳雙熱吳綺綠范煙橋顧明道俞牖雲先生所合撰名為「蘭塞修」諸君有香草癖者乎不可不讀此一段佳話。集錦小說海上雜誌日報載者夥矣名聞集錦實為月刊所創始第六期中有瑞瑛冷芳壽梅吟芳四女史之集錦哀情小說「玉桃花」文筆清麗纏綿為罕見之作。編輯主任趙眠雲鄭逸梅先生風流跌宕不可一世諸君欲知兩先生豔史者乎不可不讀第六期月刊。何海鳴將軍鳴於武而亦鳴於文第六期中特撰鼓娘劉翠仙本紀及劉王傳贊且將軍兼擅書法為月刊題簽名貴之作堪稱一時無兩。南社巨子蔡寒瓊之夫人傾城女史以畫名於時得其零縑尺幅莫不什襲珍藏本社借得一幀用以鑄版冠卷以饗閱者。孫躍蟻先生別署花菓山人亦署老孫為當代大文豪今為月刊撰小瘦紅閣詩話孫先生筆墨為各雜誌中所罕見彌覺可珍矣。吳雙熱先生涉筆成趣與徐枕亞先生齊名今特著幻情小說「香夢」發揮一情字意義透澈十分文字華艷猶其餘事。諸君有劉伶癖者乎六期中刊入麵園先生之酒話逸梅先生之酒徒趣史以助諸君酒興。諸君願睹徐枕亞余天遂張慶霖王瀛洲吳靈園諸先生之丰采者乎第六期中印有諸先生之最近小影。李涵秋先生自廣陵潮出世大名鼎鼎婦孺皆知今為本社担任之情天孽鏡長篇小說前期先生北上安硯未定以致間輟第六期中一准廣續刊載。范君博先生別署啼蛄詞人詩擅體六期中載有先生所作體詩話皆心得之言切中肯綮。第六期刊吳綺綠先生之儂藥室艷詞足以銷魂盪魄。第六期有逸梅之菲菲錄為多情入語。葉小鳳先生著作近不易見第六期中有奇情小說「樓鳳生」一篇且係舊體文言尤屬難得。古美人西施為世所艷稱第六期亂仙別傳浣香妃子者即紀西施艷跡發千古之秘價值之高不言可喻。餘有九半狂之「梅花清夢廬鼓話」張慶霖之「墮落」胡寄塵之「詩詞賸話」吳靈園之「清閒集」姚半塘之「秋窗瑣語」花萼樓主之「看花瑣語」詩祖宗之「揚州六子詩」鄭儉父之「金風鐵雨樓筆記」周无住之「一個家庭的過激家」張碧梧之「人心」許廷靈之「雙珠還續記」鄧鈍鐵之「早煙袋」許瘦蝶之「王小一過年賦」李永修之「甕牖繩樞室筆記」蔣春木之「噴咖啡錄」及雲父吟水之「題紅刻翠錄」其餘尚有種種名稿在接洽中限於篇幅不克細載

# 蘇州華興印書局啟事

本局自辦各種泰西名機專印五彩石印中西書報各種鉛印傳單名刺銅版照相學校章程銀行簿冊以及一應印刷物件出品精良取價從廉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倘蒙各界惠顧無任歡迎之至謹此佈告

## 總發行蘇州觀前街

蕩口仁昌

木瀆仁記煙店

同里顧永順

吳江吉泰

蠡墅永裕典

澆關同興泰

各市鄉代經理

# 徵求消閒月刊第一

## 期廣告

王瀛洲

鄙人現缺消閒月刊第一期一册閱者諸君如願割愛見貽當備豐厚贈品以答雅誼後到者奉璧通訊處上海法界敏體尼蔭路三三四號天濟醫院內王楚石

## 僑務旬刊

何海鳴先生總纂月出三册每期定價一角半年一元七角全年三元郵費加一旬刊社北京崇文門內五老胡同十八號

## ●游戲新報第一期

小說雜誌衰敗之至自游戲新報出然後新聲禮拜六游戲世界旬刊半月相繼出世成今日中興之局則游戲新報之價值可想而知是報爲趙眠雲范君博鄭逸梅三先生所編有范君博余天遂王鈍根張丹斧徐枕亞許指嚴袁寒雲馮小隱徐天嘯諸先生題簽張光宇楊清馨謝之光丁慕琴江小鶴錢病鶴但杜宇胡鏡蓉丁訥辭逸如諸先生法畫逸梅君博眠雲枕亞雙熱指嚴瘦鵲豁公明道半狂丁悚光宇煙橋守拙綺綠牖雲諸先生小影梅真瑤卿冷芳諸女史玉照寒雲聽泉圖及法書李晴江山水真蹟抱存建文化裝清道人畫吳淞晚眺錢化佛之社會寄生蟲化裝六種又諷世照但杜宇之怪相二種蘇州風景楓橋天平山寶帶橋妙嚴墓諸插畫雙熱枕亞指嚴楓隱率公石予逸梅君博眠雲冷芳瘦蝶醉菊守拙北野鶴望壽昌酒丐闍生菊人公約樊山散原琴南丹斧寄塵天遂徒南百衲煙橋成齋梵生瘦竹碧城亞子大覺問梅習鵬藏園正霖豁公拜花溼祥楚航乃大古愚尊農太痴了公仲可十眉楚儉筠甫猗谷峯石詩圃佛聲臞螻棲梧瘦鵲綺綠牖雲明道瑤卿小隱塵因半狂白也恫百師竹諸先生之游戲文詩詞古文詩話筆記小說艷作劇譚詩鐘文虎酒令游記應有盡有不能悉載且皆一期刊完計二百數十頁十數萬言裝一厚冊印刷精良讀之愛不忍釋原價大洋四角外埠函購連寄費四角九分今特別優待凡函購者大洋四角郵票不折扣寄費不加書存無多欲購從速

發行所蘇州鈕家巷四十號

# 胡石予畫梅重訂潤例

屏條

三四尺每條一元 五六尺每條二元  
七八尺每條四元 橫幅同整張倍之

扇册

雪景加倍 設色加二成  
每件一元

先潤後畫立索不應收件處

蘇州草橋中校崑山蓬園鎮

趙眠雲范君博鄒逸梅余天遂柳亞子高吹

萬姚石子代定

鹹生畫梅三十年。題畫詩亦千百首。用覆醬

糊敗壁。差堪勝任他否。乃者索畫人益多。

禿盡霜氣如敵帝。為勸潤例一再加。嗜痂逐臭。

來諸友。都說此非造孽錢。可購書讀可沽酒。

荒荒世界萬花春。一笑從之忘老醜。

石予戲題諸友代定畫梅潤例後

欲得滑稽之筆墨欲撰俳諧之文章速向

## 俳文函授社報名

滙款大洋壹元即發講義並無他費

函索詳章附郵花三分

社址江蘇揚州東營

總教授吳東園

社長張慶霖

## 自題鴟夷釀詩圖

愧我鴟夷舊子孫煙波迴首失詩魂三春白下忙

遊展八月錢唐認酒痕特起異軍新壁壘（結同

南社商兌舊學）倦飛投老在江村劇憐傀儡難

澆盡耳熱時還抵掌論

故鄉文獻劇飄蕩掌故難從耆老聽志乘百年成

絕響（里志百年未修）詩徵四代剩零星（擬輯

宋元明清四朝里人詩歌為筒川詩萃）私心欲

結珊瑚網微力須呵文字靈細味古芬知雋永溫

馨沉醉未容醒

甘泉橋下屢經過（甘泉橋即第四橋）汲後煎茶

飲太和老去玉簫秋夢斷風前漁唱夕陽多蓴羹

下酒詩腸潤楓葉迎人醉面醅差喜往來皆水國

一帆慣破五湖波

一事無成心惘然惟能飲酒得薪傳自携蠻榼春

郊去共醉黃花夕照邊半醒却來詩思驟未酣翻

覺論鋒偏歸來兒女葫蘆笑說何妨甕醉眠

謫仙斗酒百篇詩如許豪情千載思醇酒最宜離

亂日好詩都在醉酣時鴟夷與我差相似煙水無

垠任所之緬想楓江老漁父畫圖海內遍題辭（

吳江范煙橋未定草）

拙作可以覆瓿惟嚶鳴求友拋磚引玉敢求

海內同文辱教賜以題辭珊瑚結網文字有

緣斯為先容也爾附識（通訊處吳江同

里七字圩）

者述撰刊月本



橋 烟



緣 綺



鐘 禹



博 君

歐碧館主艷影



早梅開罷又芳蘭

富貴名花讓牡丹

賞到天香歐碧館

一齊頰首倚雕闌

眠雲題句

從來國色重姚黃

轉綠回黃意更長

一自化身天女後

儘教盪氣又廻腸

逸梅題句



● 集錦小說  
第三篇 詩聲

(一)

雙熱

小說家某。別署曰片冰。蓋取唐人『一片冰心在玉壺』詩意也。其人爲吳儂。年事可三十許。風流倜儻人也。其所著述。長於古文辭。尤善詩歌。故其所爲說部。類以文言勝。其言偏於兒女之情。哀而不怨。樂而不淫。語必有分寸。人咸以爲難能可貴云。或哂之曰。一片冰心。清極亦冷極者也。子於兒女情。殊熱刺刺地。則所謂片冰也者。毋乃名不副實矣乎。生啞然笑曰。誠如公言。吾固冷於勢位富貴而獨熱於兒女情者也。見可愛者極吾愛。見可痴者極吾癡。阿儂一片冰心。十年來蓋爲一個溫磨的情字熨透矣。他且勿論。試舉一以爲例何如。客曰善。生曰。吾頻年亦既市得說海微名。忝主某某小說月刊筆政。海內投稿家之挾策求售者。日有數起。予一一披而覽之。視有女子手筆否。有之。則盡舍他卷。凝神而讀焉。文雖甚劣。亦弗輕棄。必竭我力爲之竟體潤色。俾斐然成章。而付之梓。又必珍視其手筆。不忍加以塗抹。而輒爲之錄副本授手民。其真本則拾襲而藏。輕易不肯示人。噫。若此者。不甚癡耶。生之所以語人者止此。此亦足以徵其一片心之痴於情矣。生方弱冠。未得妻。其慕少艾

## 第

## 五

## 期

也。殊熱刺刺地。顧擇偶良苛。低昂苦不就。謂弗得女才子。甯鰥耳。或咋舌曰。何望之奢也。上下千百年。女才子曾不數數觀。且富於才者多貧於色。豐於才者多嗇於福命。與其求偶不可必得之女才子。毋甯得一尋常美人耳。而生漫應曰諾。然擇偶之苛也如故。忽忽頻年。年二十有二矣。生本城居。病乎粉白黛綠之接於目者。類魯鈍無才。卽以色取。亦非真美。又矧市聲挾囂塵俱來。良足騷擾文人清趣。是歲夏盡。遂奉母作鶯遷。卜宅而居虎溪上。水秀門前。山明屋後。佳境亦詩境也。生則樂甚。念此間山水清奇。或有女才子乎。然一帶鄰居。類多業樹藝漁樵。落落野人居。安所得璇閨軼秀。而倏轉一念。念此漁樵樹藝者流。個中殆有隱君子。隱君子之廬。會當有女才子也。如是癡癡存想。且告其母。母哂之。曰痴兒涉想渴矣。秋之夜。生俟母歸寢。悄然步月中庭。胸次蓬蓬然。怒生詩草。則信口狂吟。致擾萱親清夢。呵而命之睡。生唯唯。方將躡階而登。忽聞東牆外有嚶嚶鶯聲。傾耳而聽。蓋詩聲也。詩曰。待月不成眠。雲羅襯碧天。清光今夜好。妒汝已團圓。(以下眠雲續)

(二)

眠雲

生稍待之。則寂然不復吟哦。以母命就榻。不敢違。顧展轉反側。不能成寐。味其詩意。當

是待字閨中之秀。昔人有恨不相逢未嫁時句。今一牆之隔。不啻相逢。妬月團圓。諒猶未嫁。小姑居處。本は無郎。愛月眠遲。同心兩地。將無動於我之狂吟。爲一詩以酬答乎。有意無意。何從揣測。吐屬固是風流。情緒已堪想見。特不知花容玉貌。能否稱其才情。想天生麗質。其來有因。必不留此缺陷。然而事不可知。以眉山小妹之才。騷獨二昆。乃未出中庭三五步。額頭先到畫堂前。內外不相符。抑又何也。片冰此時。涉想顛倒。思潮上下。渴念未得藍橋之漿。幻境如領南柯之郡。模糊間又聞吟聲。辨之。得十四字云。劉郎莫恨蓬山隔。只在盈盈一水間。生狂喜應之曰。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曰心有靈犀一點通。身無綵鳳雙飛翼。可奈何。少頃。則聞隔牆人又吟曰。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生於是密啟戶。轉向後園中。桂子芬馥。兔魄光輝。正花好月圓之時。林迴徑轉。涼露無聲。微覺一陣幽香。與向所觸鼻之木犀不類。再一轉則疎簾之內。紅燭有光。案上縱橫。牙籤玉軸。到眼心驚。佇立牕外。幽香隱隱自簾中出。獨不見人影。輕燕驚鴻。翩然何處。不得其門而入。徘徊片時。忽見迎面而來一白髮老年人。飄然携杖從林間出。時爲八月十六之夕。口中自言自語曰。夜深矣。雖一年一度中秋。中秋又不必皆有皓月。難得連夕雲散天空。誠爲

## 詩聲

## 四

不負此清光皓魄。然冷露濕衣。風寒襲人。吾兒獨自一人。步至何處。不記二月間一病。值到夏初。累我老人。擔驚受嚇。領下蕭蕭。乃至全成白色。吾兒快快來。隨我去罷。此老行漸近。相違不過數十步。幸牆角有密竹一叢。可以隱蔽。諒彼老人。決不能見。願心中躊躇益甚。知其女必在此咫尺間。何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也。且夜深未睡。乃掃花徑而啓蓬門。其爲我片冰也可知。嗟乎。片冰片冰。今夕果與伊人有一面緣否。生方在幻想間。忽見老人不復前來。倚杖而立。仰觀明月。稍揚其聲曰。吾兒何處。碧雲何處。汝春間曾誦東坡王夫人語。謂春月勝於秋月。况照幽逸梅花。一片冷香清光。令人愛戀。今值秋夜。又將作何語耶。(以下逸梅續)

## (三)

## 逸梅

生聞老人頻喚吾兒。頻喚碧雲。不應。幸已知美人芳名。惜未睹艷容。益形渴想。縱念碧雲倘不在此間。我再當披艸拂露以覓之。側見左方一角幽亭。平橋曲折。欣然念脈脈一水間。殘荷餘碧。曲水澄清。當有凌波微步。羅襪生塵之僊子。留連於是。遂緩步度曲橋。入亭中。仍杳然無人影。既而轉至亭後。又見假山疊疊。嵌空玲瓏。月光透漏。如穿窗牖。俯首入

其中。行數步。歷級盤旋而上。約五分鐘。已轉出假山之頂。遙望百步外。有傑閣臨池。牕開簾捲。月光斜射廊左。似有一人憑檻俯視池中。作沈吟之狀。惟偏倚右軒。不當皎月。其狀態知是美人。顧尙在若現若隱之間。惜近有桂叢。在此雖獨立巖頭。在彼恐不能望見。既而見美人檢袖轉入閣中。少頃。已至閣外。立池上。月光之下。略一仰首。覺姿容略瘦。而韻致殆若天僊。喜極。以爲此才此情。宜有此貌。我其爲劉阮乎。一夕天台。殊勝百年俗偶。急從假山之頂。盤旋而下。既出洞口。轉過曲徑。復數十步。與美人對面立池上。美人已覺。曰。誰家莽男子。來此園中何幹。片冰曰。適聞高吟。不覺傾慕。是以來訪。欲一談衷曲耳。且言且巡池岸而行。行既近。乃曰。碧雲女士。詩才絕妙。鰕生有和作。如不嫌蕪陋。亦願口誦請政。只未敢造次耳。美人曰。君何以知我名碧雲。生曰。適見令尊扶杖在園之西偏。頻喚碧雲。是以知之。女曰。今夕初更時。聞君朗吟。深佩名流吐屬。與世俗獵取浮豔者不同。不覺有感於懷。率成二十字。願良玉在前。硃穢失色。乃蒙過譽。令人赧然。既而曰。閣中清寂。君如不嫌簡慢。可略坐片時。且願聞玉和也。生喜極欲狂。即步美人後塵。衣香散溢。神爲之醉。相將登閣。倚東牕而坐。月光穿入。可代明鏡。生曰。拙詩就此請

第 五 期

教。因吟曰。嫦娥寒不眠。碧海涵青天。恨煞蟾蜍蝕。不然夜夜圓。美人亦順口複誦一遍。贊曰。好詩好詩。只恐錯怪蟾蜍耳。生笑曰。知己之評。謹當領教。好詩二字。還以奉璧。生因問妝樓何處。能否令儼生一回瞻拜。且捧讀全稿。以開茅塞。美人起立曰。不可。與君暫別。老人久待矣。生似戀戀不忍捨。挽之再坐。美人搖手曰。不可不可。園中風月。恐變爲堂上雷霆。蓋指儼君也。言未畢。聞閣外厲聲呼碧雲。生急走。躡而醒。乃蘊然一夢。

(以下指儼續)

(四)

指儼

紅日照茜紗窗。遠戟睡眠。乃覩屋舍如故。幻境全非。尋思夢較離奇。頗耐咀味。彼老人者。果何人斯。鬚髮斑白。行將耄矣。設碧雲而爲其掌珠。則碧雲要當徐娘年度。非復豈蕊芳齡矣。繼念彼耄者。莫非月下老人。因鑒于痴情。鄙彼塵世污濁。鮮有佳質。故倩嫦娥入夢。與予一面。蓋人生斯世。不過百年。猶一場大夢而已。今得親芳澤。雖非實境。亦聊足慰生平夙願。生此時思潮起伏。幾陷魔道。旋知不可再戀衾枕。遂整衣下床。趨步門前。好鳥鳴樹。野花送香。溪水潺潺。帆棹往來。令人神志頓清。俄見鴛鴦成羣。逐水爲戲。鷓鴣比翼。

情愛甚濃。俯視良久。神出於舍。詩興勃發。爰口占「明明如月何時掇。嫋嫋餘音尙可聞。搗麝拗蓮甘苦事。去天一握拜身雲。」一絕。反復朗誦。頗覺自得。亟入室。取小鐵筆將所吟句。鐫諸鳳凰簫上。再出門。臨溪而吹。偶回首。見一童子。年可十齡許。靜立諦聽。狀若知音者然。生乃就與語。童子曰。君調甚佳。倘與予家雲姊和吹。當更動聽。生聞雲姊二字。恍然若有所悟。亟詢以居處。童子即指所居隔牆曰。此余家也。語次。童子取生手中所握玉管。就口試吹。調爲「柳春陽」小曲。亦頗入殼。生視其眉目如畫。聰穎過人。而所稱雲姊者。定當秀外慧中。絕可印證。設有天緣。或猶待字閨中。則事更有望。畢生擇耦。屢求未獲。於今得之。殆古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之謂矣。方欲續有詢問。忽聞鄰舍呼曰。「敏弟。速歸早餐。」其聲嬌柔。嘖嘖悅耳。童子聞呼。急返身去。生大驚失色。蓋鐫管之豔詩。所咏「一握身雲。」不過觸景生情。有感而發。苟爲他人所見。將疑予爲輕薄子。得毋以孟浪相責乎。於是鵲立良久。終不見童子來歸趙璧。惆悵返室。俄傾忽聞簫聲嫋嫋。傾耳聽之。辨爲「四合如意」之曲。是必鄰家雲姑所發。抑揚頓挫。大有繞梁三日之概。生不禁躍躍欲試。乃取壁上月琴。扣絃而和之。惟覺相形見絀。自愧勿如。無何。隔牖雲

姑之簫聲。忽戛然中止。(以下庸雲續)

(五)

庸雲

第 五 期

生此時神經恍惚。覺停雲之音。尙繞耳際。實則簫聲已變爲詩聲矣。蓋鄰家雲姑所弄簫。卽生所假諸隔舍之童子者也。一閱旣罷。偶睹簫上所鐫詩句。不覺振渠珠喉。爲之反覆吟誦。生久始覺之。遽引畢生知音。幾欲逕造美人之廬。而與之一吐衷曲。特格于唐突之嫌。未能遂意。一時雜念填胸。彷徨不知所可。適老母喚早餐。乃與就坐。食間。生因問此間有無雲中娟麗。老母笑曰。汝眼界殊高。恐遍歷塵寰。無當君意之脂粉。此間雖爲山明水秀之鄉。然靈氣已鍾於曩昔。吳宮粉黛。祇剩野草閒花。更何來雲中娟麗。惟鄰舍雲姑。老婦睨之已久。覺修短合度。纖穠中規。亦苗條。亦端麗。罄計此間小妮子。殆無出其右者。聞才華亦富。有不櫛進士之譽。蓋渠有老父。中年喪耦。可憐伯道無兒。膝下祇此塊肉。近年蓄螟蛉爲子。亦甚賢慧。兒所謂雲中娟麗。亦有所指乎。生笑而不答。默誌母語。是日斜陽時候。鄰舍童子始以生簫歸壁。笑語生。謂簫上所鐫詩句。頗爲阿姊所賞鑑。不知果先生之作否。生笑答曰。愧不知詩。偶適性有所吟詠耳。且更不知羞。復鐫諸簫上。乃得大姊青睞。殊令



人慚汗無地。童子復微笑。生轉詢姓氏。童子答胡姓。不多語。卽返去。生獨處室中。不禁情往。手握玉簫一管。爲之反覆玩弄。念無情此物。亦得親玉人櫻口。此刻沾得餘香。徒襲他人靈魄而已。方遐想間。鄰舍之簫聲又起。生諦聽久之。仍爲四合如意之曲。特音節較前激昂。更動人聽。已而月上。清光如水。簫聲絕而詩聲又起。生覺一片冰心。此時最爲清激。所謂待月不成眠。雲羅襯碧天。在玉人與予。咸同此光景。惟清光今夜好。妬汝已團圓。則殊涉遐想矣。以余孤寂。處此月夜詩聲之境。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在渠隔牆紅杏。春色難關。在我江上青峯。片心自見。旣屬姻緣。決難躲去。月老月老。其早爲我兩人繫赤繩也。彼桑間濮上之行。明道者豈忍出此耶。（以下明道續）

（六）

明道

生之痴思。可謂極矣。然以咫尺之近。如隔蓬山萬重。彼美一面。尙未瞻識。不覺心焉憾之。一日生於午後往遊虎阜。覓詩料。徜徉於可中亭畔。忽覩徑旁有一女郎。服裝淡雅。丰姿美好。手握花枝一束。翩然經過。後隨一童子卽鄰舍兒也。忽見生。喜而呼曰。先生亦在此耶。生亦前握其手。笑叩之曰。然。前者何人。童子答曰。爲家姊。先生欲見之乎。我當

## 詩聲

## 十

速之來。生出大不意。大悅。方欲作答。而童子已脫手而逝。然久待不見玉人之返。且并童子之影而杳然。踟立良久。怏怏下山。既至舍而童子已在彼久待矣。袖中出一錦箋。與生。生視之。乃言無意得睹丰采。甚慰甚慰。然瓜田李下。不便面晤。良用歉然。至於詩聲簫聲。久已縈繞於夢寐。足下有意。好自爲之。倘或嗜痂有癖。閑時有作。當命吾弟小軒奉政。君有佳章。亦可授之以便拜讀也。生得函。稍慰適間之懊惱。自此生有吟咏。必錄以授小軒。而生每有所作。碧雲必和之。清逸綺麗。生藏之如拱璧。每於良夜。朗聲逐一讀之。而隔牆吟咏聲。亦依稀可聞也。如是者半載。兩人各由詩聲互剖心臆。翕合無間。一日生方欲促老母挽人執柯。忽接京電。蓋片冰有至戚在京。但其卽日至彼處也。生知必係推薦職事。方戀碧雲。不欲往。其母以機會難失。強而後可。生留一詩與小軒。以別雲姑。謂此行遲至一月。必返蘇一行也。生既之京。果也其戚爲生謀一優缺在交部中。生不獲辭。請返蘇接母。其戚強留之。先促生就事。生既就職。酬酢甚多。迨稍清閑。遂告假回蘇。然卒卒已兩月矣。及返吳門。母子相見。融融洩洩。生遂詢及碧雲。則銅環深鎖。室邇人遠。其母謂已遷去彌月矣。生大驚。叩其故。始知留別一詩爲之祟。蓋小軒不慎。爲阿父發見也。雲父以謂生係君瑞

之流。恐不利於愛女。怫然不悅。不數日。即挈眷他遷。不知所往。惟去之前夕。小軒曾持一函。及故紙一束來。囑與生者。其母爲藏之笥中。生聞其言。悔恨無已。急發笥得函。拆閱之。書中大意。謂造物多忌。詩筒洩漏。老父不察。引避他方。此後終身參商。相見無日。命途多舛。夫復何言。惟雲之知音。斯爲先生。知音既失。從此絕筆不復言詩。送此身於愁城中耳。先生其善自珍重。毋以薄命人爲念云云。其故紙一束。則卽生與碧雲唱酬之作也。生跌足大呼荷荷。欲探行踪。無從問訊。回憶月夜詩聲。虎阜鴻影。如同隔世幻夢而已。悲感之餘。輯碧雲及已所作詩。爲憶雲詩存一卷。刊諸世。又爲「相見難」說部。以據其哀。每與至友談及此事。輒不禁情淚落眶。含恨無窮。而「待月不成眠。雲羅褪碧天」之一絕好詩。尤惓惓不能忘懷也。

(集錦小說第四篇請眠雲開始)



聯句 秋日聯句

(與袁子規)

彥通

檐底白日瘦。秋枕來寒鷄。(彥)青莎遍南浦。(規)籬芷能北畦。頽景漸滿眼(彥)露裊可招携。  
。羈懷邁陳俗。(規)零夢淪妖媿。瑤琴嗣遠響。(彥)幽蒨掩紅曉。割雲遣戶織。(規)奪月迷  
鸞篋。花光靚涼節。(彥)獨漉潑井泥。飛灰不代序。(規)。結意邈流澌。暮心憶卷席。(彥)

## 彭躬庵書影

十二

密緒展分鱗。燈判離魂迴。(規)輪轉中腸悽。石塘幽瀨滴(彥)永巷壞棧低。蟾蜍時努目。(規)蟬螿空盤臍。沙岸練遠色。(彥)翠巘矯長霓。婉孌空房思。(規)蕭條行路淒。曉蟲已拓戶。(彥)化鷲曾穿堤。宵行怨多露。(規)晨擷傷枯萋。朱榮戢驛鳳。(彥)思願酬領躋。桂子薰衣秋。(規)珠顆瑩釵美。雲窗過雁唳(彥)蕉叢覆鹿迷。笙琶送楚尾。(規)原隰蔽燕蹄。斂愁歸繡院。(彥)滅影步繩梯。嫋嫋兀蘭秀。(規)騷騷粉籜批。細蛩鑽柳髮(彥)乾蜨委蓬墜。剗襪霜華重。(規)縈眉山翠齊。靈修隔浩唱。(彥)淨法留參稽。龍蛻眇蟬蛻。(規)鷄栖毗鶴栖。身踪迴劍戟。(彥)靡音脫鼓鞀。玩波雙影澈(規)揮日一身齋。玉盃安寤寐(彥)秋水悵乖暎。暗記蠶紙斷(規)遙憐蘭襟締。眩淚延風燭(彥)簡面倚奔輓。(規)擗愁一竿影。送老海天西。(彥)(作於懺昔樓)

秘本 彭躬庵書影

靖江後學周大猷手錄

先生諱士望。江西寧都人。易堂九子之一。此書爲友人周君倬所藏其高祖名大猷者手鈔本。卷末有大猷跋語。略謂彭躬庵先生書影一書。向無刊本。嘉慶乙亥春中。從舅氏借得。謹錄珍藏。舅氏之先。有與彭先生爲通家生者。得此書。欲付剞劂。不果也。編者

誌。

送友北尋。過北神廟。徧觀楹聯。率無可取。登嘯雲閣。見廊下十四字云。讓三分天空地濶。退一步浪靜風恬。較他處爲勝。

知白近方補注漢書。用力甚勤。書來。要余參鑒。曾以衰病謝之。未蒙諒。卒亦欽其孤詣。俟脫稿。當效一得之愚。不能忽然也。知白聞余言。殊自慰。

靜夜步中庭。雲隙微星三五。不甚可辨。牆隅小蟲偶鳴。大有秋意。翦燭獨坐。閱高季迪詩。至亥初。乃就睡。

友人某書至。就鐙披讀。慨然作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想。我易堂志也。

古木青葱收晚雨。亂雲蒼黑壓秋山。知白寄余近詩。頗喜誦之。惜全首未稱。曾復書與商。知白亦以爲然。

山賊揭竿。未十日。團丁悉力盪平之。殺數十人。快事也。顧何以自棄於賊。則又古人所謂當哀矜而勿喜矣。

燈下作書稍多。目便昏花。醫謂宜稍節目力。待餘熱盡退。乃可用也。

## 彭躬庵書影

十四

今日買魚兩尾。放之清流。作放魚詩十二韻。

淫霖爲患。秋稼被淹。迅卽放晴。或不成大災。未知天意果何如也。默察人心。爲之慄慄

。

聞江上敗兵。散入村落。所過爲墟。相違四百餘里耳。吾鄉結團相保。以殺賊聲動鄰邑。視彼糜爛。氣亦壯矣。亂世欲圖自全。豈一身一家所能獲效哉。

舊栽籬菊。荒蕪殆盡。出門未三年也。子簡兄知余歸。分贈數盆。聊用點綴秋齋。爲不寂寞耳。

觀里中舉行秋社。神燈巫鼓。酒食衍樂。依然太平景象。亦當與不圖復見之感。

修竹成林。衆鳥來鳴。活潑潑地。山中之樂。仍未減也。築茅屋三間。消暑居之。尤適。窗外補栽雜卉。成一室小景。旣不負此隙地。又可灌花刪草。添得閒中清課也。

雲初自鄂渚至。別九年矣。亂離身世。彼此同慨。爲書扇。卽錄同祝仲立瀟湖泛月七律一首。以略可移贈也。詩附錄於下。

十載江湖秋夢多。月明聊共話煙波。憂來只與青山近。老去其如白髮何。芳草同舟公

思。落花空谷美人歌。紛紛木葉辭前渚。獨對西風感黍禾。

雲初與余叙二十餘日。有吉安之役。將行。寫余冬心詩六首以去。

老農張士萬。年八十五矣。三子五孫。十一曾孫。一門雍睦。皆太古樸樸氣象。士大夫家。多有視之而內媿者。讀書變化氣質。此事亦未易言。爲之三歎。

畜犬一頭。五年矣。一朝中毒暴斃。或曰爲奸人藥死也。命僕埋之。地瀾天空。無一處非危機。哀哉。

今年植蓮滿缸。殊茂。自夏徂秋。竟無一花。顧其葉自饒清馥。雖不花。亦可愛也。缸中畜朱魚三數尾。游泳碧蓮之下。蓮莖頗多小蟲。用竹葉刮之。使落水中。絕好飼魚之品。魚乃活潑而肥。

讀陸務觀劍南集。神氣自旺。此老年過八十。猶不肯作一衰颯語。豪傑之士也。

鄰農以玉蜀黍見餉。味頗甘美。俟其老。和香米煮粥。粒粒如明珠。又頗類蕙苡仁。山中珍品。豈膏粱富貴人所知。

飭工修小蓮山祖墓。墓柏被盜伐數株。子孫不能謹守。負罪荼毒。而亂後民不聊生。處處多

盜。亦可歎也。

秋風迅厲。木葉凋落。霜氣滿天。夜中殊寒。作友人書未竟。福瓶中酒已罄矣。明日當多沽以待。

● 應時 小說 廣寒新夢

心蕩女史

羅雲絢采。珪月澄輝。今夕何夕。又是秋中。碧梧葉落。丹桂香浮。大好良辰。偏逢美景。晶鑑新磨。清光萬里。乘興夜遊。更何煩乎秉燭。爰於花木盛處。設團圞之宴。晉合歡之觴。戲拈玉笛。吟蘇髯水調歌頭。至我欲乘風歸去也。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不禁悠然神往。心念今夕清虛紫府間。羣仙必作高會。當年李三郎且一度作不速客。風流韻事。傳徧人間。想下界閨娃。苟得澄心靜慮。其雅俗當又與帝王有別。或不難作入幕賓也。時已薄醉。更盡數爵。不覺玉山頽到。四壁驟現光明。此身漸乘風高去。婆娑碧落。遨翔紫虛。拂雲下視。萬千世界。已盡隱於浮塵昏霧之中。方寸靈臺。自覺豁然開朗。廻旋太空。莫知所止。凡越炊許時。足下風雲忽止。已見姮娥殿近。瑤階玉闕。月戶風櫺。依稀畢現。宮外且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四面環雲。八萬戶琉璃洞達。一時貫月。十二丈蟠螭橋橫。試循徑而



登。頓開眼界。第見樓台玉照。宮闕珠連。牆垣蠹漢以斂。階墀排雲而斑駁。青鸞赤鳳。宛轉應門。朱草紫芝。紛紜繞砌。仙樂風飄。抑揚入耳。彷彿仍奏霓裳之曲。爲之心曠神怡。不遑顧忌。曼步遽入。乃有蘭娥三五。降階出迎。謂月姊風姨。相待久矣。卿仙骨珊珊。塵心了了。前生夙慧。尙未盡懺。自亦吾道中人。瓊宮蕊闕間。固猶留一席地在。今夕盛會。不可無卿。故敢促趾離子相邀也。余笑領之。便與爲禮。乞爲前導。倏忽入一廣殿。姮娥含笑相迓曰。來何宴耶。今夕高朋滿座。乃勞掃徑相待久矣。余一一爲禮畢。始就坐。其側卽爲萼綠華杜蘭香許飛瓊董雙成吳彩鸞輩諸僊姬。依稀皆曾相識。無不雪膚花貌。儀態萬方。廁身其間。良有自慚形穢之概。姮娥旋舉杯相叩曰。人間天上。同此清宵。吾儕宴集方歡。未暇一往矚視。不審下界亦有何風流韻事。以點綴良辰否。余微喟曰。蚩蚩衆生。奔競利祿。且患無暇。尙復何心。平章風月。矧蠻蠟紛爭。此起彼仆。碧血載野。白骨盈坑。世界大千。同罹浩劫。月光所覆。徒留破碎之痕。詎有團圓之象。儻不飲泣吞聲。度此佳節。幸有深閨小兒女。未解愁煩。或仍設瓜果。喁喁祝人月雙圓耳。姮娥亦嘆曰。久隔塵寰。不圖便作此態。吾輩職隸閒曹。殊愧無術拯彼蒼生於水火也。余因請曰。自上僊飛昇後。垂數千年

第 五 期

。凡夫不察。蓄言屢作。文人形諸歌詠。亦復如是。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之句。已爲雅馴。然雖近揄揚。實病輕薄。未識上仙對之。感想又爲何如。姮娥宛爾曰。文人慣擅饒舌。信口雌黃。令人生厭。尙復自詡風流。閨閣中人。受其毀誣。往往沉寃莫愬。卽以余論之。苟猶戀七於兒女私情。則又奚必敝屣塵俗。旣棄凡而悟道矣。一點靈犀。已如死灰槁木。不着纖痕。加以浮華側艷之辭。已嫌不能相稱。矧更可誣爲實有相思相憶之舉耶。所以超凡入聖之基。首在斬絕情愛。苟有所戀。必難苦志潛修。則夫羽化登仙之期。蓋已迥乎遠矣。因笑指傍坐雙姬曰。若彩鸞蘭香輩。雖亦嘗一度下嬪士人。然皆偶弄狡獪。遊戲人間。藉留風流佳話。供後人傳誦。非果墮落情障。遽忘本真。卿固佳人。夙慧未懺。必可洞悉個中玄妙也。余更續言曰。唐突神仙者。狀不僅此也。凡俗無知。搬演雜劇。多好以奔月等相號召。飾嫦娥者。苟非儻荒。卽爲蕩婦。猶於紅氍毹上。作異樣裝束。載歌載舞。巧笑微嚙。令人起粟。卽靈鬼無辜。亦爲飾諸醜態。以博人歡。良不可忍。上仙可亦有所聞否。姮娥笑曰。世俗人少見多怪。目光如豆。自應乃爾。卽楊氏玉環。趙家飛燕。皆余宮中蠢然一婢耳。因犯清規。先後譴謫。乃旣往下方。世人皆奔走駭汗。譽以絕世仙姝。爲之亡國戮

身。亦所不恤。而後世且以燕瘦環肥。譽美人之顏色。得勿可嗤耶。余生也晚。固未及見古之所謂麗人者。既聞楊趙二姝。皆隸此間。頗願一瞻顏色。因以爲請。姮娥笑曰。卿亦未能免俗耶。是二婢子。既犯淫孽。豈容污我清境。自返劫以來。已迫令入世。永墮青樓。盡償孽債。至論顏色。則世人昏眊者多。而佳麗復少。帝子偶加寵幸。衆口自翕然俯從其旨。雖嬖母無鹽。亦可譽爲天人。後世以耳爲目。益加盲從。詎有公論。况茲數婢者。固猶薄具顏色。足以助其妖淫者哉。且猶不僅茲數人也。凡世所許爲美人者。幾無不誕自此中。所可惜者。素日駕馭綦嚴。各有所司。使之無可放心。兢兢業業。差可盡職。顧既離左右。立如飛鳥之脫樊籠。動輒爲放僻邪侈之行。初無顧忌。罕有完人。謹愿之士。所以斥美色爲不祥者。亦以此故。然歸來之後。甄別甚嚴。苟蒙罪戾。輒無寬假。必斥之使去。若妹喜褒姒輩。皆其流也。今餘衆猶在。不下百餘十人。當悉令侍觴。任卿縱觀。歸亦可誇示同儕。謂今宵得上友真仙。而數千年來之美人。又多侑酒奉觴。爲供奔走。洵畢生罕觀之奇遇。而良足自豪者也。聲猶未絕。玉磬鏗然。諸麗人果咸集。裙袂飛揚。麝蘭流溢。如入衆香國裏。羣玉山頭。顧此失彼。不遑諦視。而姮娥則一一指示其名。謂若爲西子。若爲毛嬙。歷歷如數家

## 廣寒新夢

二十

珍。論其丰態。雖猶與座中人有雅俗之判。而無不腰肢妒柳。顏色羞花。無怪人間得一。已足傾城傾國而有餘矣。姮娥更相顧曰。卿視此何如。余笑曰。目眩神迷。莫知所措。世有是鄉。誓甘終老其間矣。姮娥蹶然曰。卿苟男子也。終必爲情死。惜非弁而釵。徒對如許佳人。潛涉遐想耳。今酒力深矣。良夜將闌。不敢復留。餘情未話。可待來年。當命侍兒輩更奏舊樂。藉送嘉賓。於是金鐘鳴。玉磬響。瑤妃拊瑟。玉女吹簫。妙舞清歌。一時並作。因爲吟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之句。姮娥旋命止樂。且曰。一宵之緣盡矣。卿可暫歸。當命封家十八姨相送也。余凄然不忍即去。諸姬皆舉袂相慰曰。卿非吾儕比。何堪久駐是鄉。凡眷猶存。合證鴛鴦之譜。塵緣既了。仍隨鸞鳳之羣。變幻滄桑。會彈指間事耳。又何勞於邑爲。卽果嫌相見期遙。則當風晨月夕。吾儕亦可聯袂相訪。小話離情也。余知不可留。始起立告辭。時則銀河影轉。珠斗光橫。良夜將殘。羣姬盡散。余亦離月殿。下丹霄。雙鬢爲導。緩緩踏雲歸去。極目四顧。清曠絕塵。第覺羅袖生涼。玉樓起粟。偶觸雲根而墮。瞿然驚悟。襟上酒痕。蓋猶半濕。回溯夢境。歷歷不爽。爰作薄遊廣寒之記於此。

## ● 花燭歌

著 綺綠

綺綠

阿嬌應貯黃金屋。洞房昨夜停紅燭。玉簫象板聲玲瓏。廣寒新譜霓裳曲。瓊爐細爇百和香。清詞爭唱賀新郎。芳草有情迷蛺蝶。春塘此夕宿鴛鴦。隔簾鶯語侵濃睡。解畫雙眉執筆待。爲郎顛倒不勝羞。磨黛依依書小字。個中情事最風流。但辭歡娛不解愁。月已長圓花永好。可知福慧已雙修。心心相印比膠漆。靜理朱絃和琴瑟。時聞仙曲奏房中。滴粉搓酥拈彩筆。一縷柔情金石堅。敢傳豔語托雲箋。天長地久無時盡。旣作鴛鴦不羨仙。



話 亂 仙別傳

石翁

真讖道徒曰。余爲宋宰相李沆。在位日。常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時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余語之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真宗帝嘗語余曰。人皆有密啟。卿何獨無之。余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卽佞耳。臣常惡之。豈可效尤。余嘗治第封丘門內。應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太隘。余笑曰。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余居心行事如此。於當時不無小補。尙不致遺伴食之譏。此皆載在正史。諸君皆知者。所以略述此。爲欲將余前生過惡。明告世人。余蓋得罪於唐。而補過於宋。俾世之人曉然於

第

五

期

改過爲莫大之善。勿終自棄於惡耳。諸君諸君。余在唐朝。亦爲宰相。性甚聰悟。有仙根。惜一念之誤。戀富貴。張權勢。遂至名聲大壞耳。余非他人。卽李林甫是也。今略將余前身事之不見正史者。及所讖悔之由來。一一述之。（至此卽判曰。諸君請少休。余語頗長也。）

休片刻。復判曰。余年二十時。遇一道士。貌甚醜陋。見余在東都槐壇擊鞠。（凡以下稱余字。皆謂前身李林甫也。）語余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余怒曰。關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言之。余意其異人。乃攝衣謝之。道士曰。與郎君三日五更。會於此。余曰諾。及往。道士已先在。曰。爲約何後。余乃謝過。道士曰。更三日復來。余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譚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郎君且歸熟思而自擇之。後五日五更。復會於此。余自念余本宗室。少豪俠。二十年重權宰相。安肯以白日昇天易之乎。及期往。告以決志願爲宰相。道士嗟歎。若深怪之者。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余時聞言頗悔。願不爲宰相。道士曰。不可改也。神明已知之矣。與之叙別。曰。二十年生殺權在已。威震天下。然慎勿行陰險事。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此則三百年後。仍可白日上昇也。官祿已至。便

可入京。余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余別。余遂入京。見余堂叔。叔時爲庫部郎中。以余少年縱蕩。頗鄙薄余。余自陳悔悟。願改節讀書。自是讀書之外。凡叔家煩雜勞苦事。余一一爲之整理力任。雖雪深沒踝。亦不避也。叔乃親憐余。言於同僚。知者頗衆。後以廕叙。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己。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切戒也。一日。吏白有一道士願見。自言與相公有舊。余曰。吾記不及。試召來。及道士入。余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悸之極。卻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乃顯然違之。中心如疾。乃迎拜道士。道士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語。並不見從。願相公行陰德。乃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奈何。余驚懼慙悔。但頓首而已。道士留宿。余盡除僕人。與處中堂。各居一榻。道士惟略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余乃請曰。昔奉教言。尙有昇天之契。今復能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當受罪譴。凡牛馬雞犬鱗介之屬。無不徧嘗其苦。以有夙根。約三百年後。重復爲人。斯時當復爲宰相。若能補過爲世所賢。則再有昇天之望。余於是自知死期將至。卽拜道士爲師。道士因爲余命名曰萬識道徒。

相約三百年後再見。余死後。歷劫輪迴。苦難備述。至宋。爲李沆。道士曾於夢中警余。  
 (此下余字。係自述李沆口氣。)故余在宋朝爲相。實事事謹慎小心。惟憑天良行事。幸得  
 考終。令名亦全。既卒。道士來引予上昇。予自記在唐過惡。不願改名。在宋帝雖循易名之  
 典。溢予曰文靖。予自列仙班後。仍稱萬識道徒。不忘所悔也。茲告後世。無非願世人及  
 早自識耳。無至惡積貫盈。終墜地獄。或竟自陷於萬劫不復之苦耳。於是春紅秋雪樓主人紀  
 以詩曰。口含甘蜜腹藏鋒。二十年中相業隆。不願昇天戀權勢。古今百萬可憐蟲。其二曰。  
 貪爲廿載快心事。歷劫絲長三百年。不是先天夙根好。萬年地獄黑埋煙。其三曰。善悔如回  
 臘底春。陰寒銷盡氣溫溫。道徒萬識嘉名兆。不盡生機祝返魂。其四云。同是堂堂李相公。  
 賢奸功罪遠難同。前生積孽今生識。超出輪迴一悔中。其五曰。文靖功勳卓一時。前身罪惡  
 願人知。苦心欲醒痴愚夢。死後還存救世思。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玉真仙人降壇  
 事。

玉真仙人者。唐睿宗女。玉真公主是也。公主字持盈。太極元年。出家爲女道士。築觀京師  
 以居。李太白有玉真仙人詞曰。玉真之仙人。西上太華峯。清晨鳴天鼓。颺歛勝雙龍。弄電



不輟手。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又注太白集者。言太白爲公主所薦達。而白亦嘗客公主別館有詩。此詞亦獻於公主云云。以上玉真仙人略述之。且曰。我來降壇。乃表明李白並非余所薦達。白以才自結聖知也。而後世輕薄之士。往往喜點汙賢人。如謂白客余別館。遂爲余所薦達。則於白有損。甚可惜也。余爲公主時。於國家用人任賢事。既絕不參預。至看破紅塵。遞入空門。更不以世事爲念矣。揆此不實之言。大抵發於奔走權勢之人。見得自昔賢才之士。亦有借宮闈之力以成名者。則我輩攀龍附鳳。亦猶行古之道也。至於汙辱名賢。此一層彼輩本是夢想不到。他自身不知愛惜。又遑論愛惜他人。更遑論愛惜己往之人。願後之讀太白集者。知其誣可也。於是春紅秋雪樓主人紀以詩曰。謫仙才識最清超。甯借吹嘘上碧霄。一自文才無氣節。宮闈牽引不差嘲。其二曰。玉真公主喜游仙。富貴浮雲大節全。風厲文人宜潔已。不徒愛惜古才賢。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東坡居士降壇事。

東坡居士降壇曰。聞此開春紅秋雪樓主人。雅善詩歌。凡仙降壇。以世間未明真相之事。揭示明白者。主人不獨爲傳其真迹。以告世人。并爲詩以詠歎其事。且所傳述。常寓勸戒之意。

第

五

期

。其心迹矯矯出紅塵之表。深堪嘉尚者。所以歷來多名仙降壇。細述生平或隔世之事。誠敬其志也。余姓蘇。名軾。字子瞻。余之歷史。人人知之。無煩贅述。余亦別無他種事項。與我生前事迹有不符者。需待判白也。亦無死後再起仙班法號等名稱。故仍曰東坡居士。來此降壇。一則欽諸君子樂善之虔誠。能歷久不懈。特來相與一叙。一則余卻有一樁無關緊要之事。來與諸君譚及。使知後世文人失攷之誤。雖或有人辯正。然一般人口頭已經習熟。也難改正。先君子明允公。非世所稱爲老泉乎。其實先君子並無此號。此號亦余所自號也。余同時人有葉少蘊者。著有石林燕語一書。書中記余一事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葉與予同時。故知之詳。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予嘗注云。家有老人泉。故公作此詩。予有一印章。曰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共八字。又有一印章。係朱文者。曰老泉居士。予作畫常用之。今世收藏家。當有藏予真蹟者。可以攷證也。蓋老泉爲予晚年之自號。而人皆訛爲先君子之號。若先君子已有此號。予卽不當仍襲此稱。雖庸俗人亦知之。予何爲而犯此。且歐陽公爲先君子作墓誌。又復彰明可攷。但言人稱老蘇。而無自號老泉之語。或此老泉之稱。涉及老字。而後人遂誤認爲先君

子之號耳。此雖無關係。然亦不可不辨者。於是春紅秋雪樓主人作詩曰。三蘇父子世稱賢。明允人知號老泉。誰道本爲大蘇號。石林燕語舊流傳。其二云。買田陽羨客中居。歸夢眉山萬里餘。用借老人泉作號。係懷邱墓又先廬。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浣香妃子降壇事



掌故 邊荒恨蹟 (續)

指嚴

(玩寇新書擬定回目)(第一回)蜀道人惑衆造謠言。楊皂隸揭竿舉大事。(第二回)桐梓城小霸王劫獄。仁懷縣容縣令歸天。(第三回)朱太守倉皇招練。常副戎勉強出師。(第四回)蔣撫台聞報大驚慌。承觀察獻諛籌計策。(第五回)陶保捐軀同時殉難。徐韓奮勇兩路進兵。(第六回)真藩司螺螄堰喪師。僞將軍雷台山掛印。(第七回)退烏江藏身孔固。屯扎佐裏足不前。(第八回)乘夜開城大將驚心頻往返。登高觀戰公磨鼓掌大擲揄。(第九回)趙軍門高臥寸步不行。羅督師貪杯一籌莫展。(第十回)調度無方蔣尉遠自居庸儒。逢迎有術魯經芳妄逞才能。(第十一回)崇野漁七口遭殃。朱秋田全家被禍。(第十二回)走新城黃學使徒步。復普安崇少君乞師。(第十三回)結齊匪楊遂走新塲。調夷人曹瞞鎮大定。(第十四回)觀察黔西解圍。韓大守坡貢殺賊。(第十五回)楊將軍刎死葛莊司。芮大王闖進黃平府。(

第十六回) 判告示主意招安。免征糧妄思要語。(第十七回) 張道台吁嗟散練。萬軍門憤恨班師。(第十八回) 粉飾太平堪笑中丞空奏凱。鑽營保舉可憐羣小盡匿官。(第十九回) 賊破岩門陳鼓被燬。軍臨貫定吳魯專權。(第二十回) 設糧台剋扣無遺。開捐局錙銖必計。(第二十一回) 抹牌終日何榜眼賞戴花翎。醉酒連朝沈首縣榮膺知府(第二十二回) 黃鄉紳勒索捐輸。高提舉糊塗團練。(第二十三回) 徐舉人抗糧滋事。葛太守爲國亡身。(第二十四回) 松桃城程鏞被難。荔波縣蔣令捐生。(第二十五回) 圍危城馬世璜縊死八寨。絕餉道嚴錫珍餓斃丹江。(第二十六回) 黃鳳赴義死爐山。承離偷生走平越。(第二十七回) 張巡道兵敗舊縣。馬都司戰死新城。(第二十八回) 清水江老幼遭枉死。武侯祠練勇肆行兇。(第二十九回) 陸滋秀以典史之官而殉節。賈致恂藉中堂之勢而冒功。(第三十回) 吳夫人出頭控告。承老板搖尾乞憐。(第三十一回) 弔雪齊承觀察靈前假痛哭。賂寡婦蔣中丞背後裝糊塗。(第三十二回) 畢繆二豎子左韓右旋。儲舒兩奸人東奔西走(第三十三回) 余申之利口弄是非。周友松厚顏甘諂媚。(第三十四回) 招賭友承志玷官箴。捕跟丁炳綱亂家法。(第三十五回) 飽私囊收買鈔票。侵公項建造軍裝。(第三十六回) 沈通判追賊遽喪身。劉太守受傷懷退志。(

第三十七回)王鹽道坐守鎮甯城。恆制軍移駐貴州省。(第三十八回)大小戶重掛捐輸。內外城嚴加巡察。(第三十九回)王安國智獲大主公。恆宜亭怒罵小雜種。(第四十回)統率三軍揚威耀武。連亡八縣喪氣垂頭。(第四十一回)劉寶善陣亡忠臣有後。干鍾敏天逝孝子無功。(第四十二回)宣廟哭聖人鄧文熾從容就義。偏橋作孤鬼劉玉麟慷慨亡身。(第四十三回)孝軍門威震定青山。陳翼長兵敗楊老驛。(第四十四回)馬鞍山張天師被刺。龍頭營巴圖魯陳兵。(第四十五回)圍麻沙孝順寡勝衆。援濱水韓超逸待勞。(第四十六回)駐貴定糜餉斃師。陷都勻驚心破胆。(第四十七回)石鹿二守共捐生。陶周兩家同死絕。(第四十八回)王敬烈革職提省。陳得功帶罪回營。(第四十九回)楊承照死猶有恨。高得善生亦何爲。(第五十回)石阡城撞死長人。古州鎮逃回幼子。(第五十一回)炳藩政貪婪藉端剋餉。恆制軍畏縮托故退師。(第五十二回)委善安暮夜進苞苴。復三脚憑空挽樓閣。(第五十三回)丁但二翰林風流買妾。陳王兩烈婦生死從夫。(第五十四回)大公館拜佛招靈。糧道署挾優飲酒。(第五十五回)余幕友行街訪妓女。葛委員挨店逐難民。(第五十六回)楊兵道被擄太平村。孝提台寬復都勻府。

紀斷窮竟夕之力。涉獵五十六回之書。不覺吐舌道。文雖不佳。然直書其事。胆何壯也。又思書中魁周褒劉。顯而易見。留之適足買禍。不如速遣其人而火其書。明日歸來。吾必力主此策也。因倦臥片晌。及醒。日已過午。小僮報有老姥見招。紀出視。乃昨日持方求質之媼也。見紀卽歛衽謝。謂非君子恩無以活弱女。今願邀君子枉駕一診。寒舍穢濁。惟君子憐而恕之。紀猶豫不卽允。兼身膺營務。與民間往來。恐滋物議也。適某君在旁。且有勸之義子謝某者。愆愆紀使行。乃從媼至其家。則茆舍三楹。外環楓樹。秋深紅葉如花。境極幽豔。入其室。亦頗雅潔。紵幃碧幌。白榻橫張。一女即斜倚枕函。擁被而眠。雖容顏憔悴。而風致娟然。不類山野村姑。正如高枝秀出。掩映與晚霞爭麗。實窮邊沙蹟中罕觀之奇景也。女貌旣秀曼。吐屬尤風雅。紀以初度相見。不便絮問。略詰病情而已。然嬌羞溫婉。如不勝情。紀視其室中。除女紅衣線外。稍稍備書冊。知其必識字。而壁間黏有紙條。方以爲肆中貨券也。遍視之。乃小詩兩截。間庭小立數歸鴉。霜信依稀隱暮笳。絕勝江南二三月。儂家風葉也如花。荒寒野景易斜陽。早捲柴荆怯虎狼。未信小鸞多異術。恰翻韻府寫心香。紀愛玩其詞。吟誦數四。女掩袖語曰。兒家塗鴉。不足污君子之目。僅蒙賜教。感逾藥石。紀

第

五

期

囑贊其穎妙。乃揭其紙。納懷而歸。臨行猶戀戀也。甫入齋中。某君謂邱來言釀金何如。不  
 速遣。恐人洩其事。紀言明日卽當遣之。及翌日未午。姥又來邀紀。紀心怦怦然。匆遽獨往  
 。則女疾大瘳。相對歡然。自言老父本浙人。游宦於秦。不幸榮瘁以歿。母亦殉焉。此姥乃  
 同宗姑媪。因孀就養。既不得歸。則流寓此間。相依如母女。鬻女紅自活。以荏弱之質。居  
 此互鄉。實非所願。惟君風雅。倘肯爲計。得歸故鄉。洵如天之福也。姥亦在旁縷述原委。  
 乞紀金諾。紀心動。雖口辭緩議。實許之矣。自是無日不往。情誼綦篤。而邱意態頓變。輒  
 翻紀書篋。携玩寇新書去。聲言將加以根究。某君語紀。紀顛倒於女無暇關邱意旨。但言不  
 如縱乙使去。免生禍變。某君不加阻難。乙遂囊金別去。邱來大譁。謂紀近日昏謬。乃至漁  
 色縱匪。聲言絕交。某君聞其語。不以告紀。恐傷紀心。而不知紀之厄運。正醞釀於此矣。  
 金閨膩友。睡鴨溫香。良夜談詩。月輪欲墮。妮妮兒女語。恩怨相爾汝。此情此景。這教做  
 才子佳人信有之。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紀與女心心相印。蓋如百丈游絲。晴空漾裊。直包大  
 千世界。環而周之。無時可以斷絕。而况荒烟古戍之場。四顧無人。我你外更無他戀者耶。  
 女謂紀曰。妾之居此。危於燕幕。郎苟有意。正宜早爲之所。花關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

折枝。瀕洞風塵。事機萬變。豈必沙叱利而後爲摧花風雨哉。語次。盈盈欲涕。紀撫慰曰。卿勿疑。吾既言之矣。劉公保案已出。此間亦將撤防。吾當先行入都陛見。挈卿母女東去。在此時也。轉瞬月圓。卽當束裝。卿其待之。女轉悲爲喜。賦小詩記其語。携手入帳。酣然同夢。及晨春未起。姥忽入呼紀曰。郎速起。客來銜有要公。勢頗不耐久待也。紀披衣倒屣而出。則爲邱某。一見卽仰天大笑曰。君身仙骨。慣入天台。然尙有阮郎在此。將何以置之。今日非容劉楨平視者。吾將爲打鴨人。驚散汝鴛鴦矣。紀笑謝之。邱矚不已。洵洵自稱入幕賓。女固落落大方。亂頭粗服而出。雙臉斷紅。低鬟豔絕。邱獻金環爲贄。女不肯受。紀恐其含怒。使女拜之。邱大笑曰。他日都門晉謁。當痛飲合歡酒也。生致感謝。執禮甚恭。邱如無何。趨起別去。紀知其善造黑白。且妬視豔福。必生枝節。因戒女曰。此間不可久留。計須三日內速行。不及半月期矣。劉公遇我厚。當不難爲我斡旋也。卿速治裝。吾勾當公事。卽來視卿。女與姥俱額手稱慶。紀歸。卽求劉師許假。劉允之。且約都門相待。越日。劉忽呼紀密語曰。子曾作說部嘲刺周公耶。奈何吾未之見。紀語以故。劉爽然曰。邱某小人也。君爲所構陷而不知。今周公甚怒。未知能不發作否。明日子先行。吾爲汝緩頰。雖然

第

五

期



。周性褻烈。又偏聽。此圍殊不易解。吾當惟力是視。萬一不能兩全。惟有割愛。彼小人耽耽於君者。殆爲此豸耳。要之君不應與彼以可乘之隙也。紀唯唯無可置詞。但求劉庇護。劉亦允諾。次日。紀匆匆索騎載母女東征。以爲得劉援助。可以無患矣。行五日。宿鳳翔驛。奇才天妬。好事多磨。古今來同一憤慨。而小人之反覆播弄其間。暗無天日。亦若相與爲緣。宛如木蠹蓼蟲。勢不至同歸於盡不已。然其間有世道人心。壞法亂紀之關係在焉。紀適嘗其衝。女尤豐才奮命。其志可哀。其遇尤可矜已。紀與母女當發鳳翔驛時。忽有飛騎馳來。呼紀止之。紀顧視。則劉之義子謝某也。謝與紀頗沆瀣。不疑有他。然兼程而進。當非無故。謝流汗相屬。密謂紀曰。禍發矣。有土人自稱女之本夫。投狀訴周。謂君霸占其妻。相約偕逃。周受其訴。必欲窮究。劉公雖再四求請。周輒謂汝庇奸。當同坐。事不得已。故使吾追子。聞皆邱某仇妬於內。故牢不可釋。而玩寇新書稿。尤足以激周怒。周竟謂卽係君作。不白之冤。猝雖昭雪。今爲子計。惟有以女付我先行。且使其與僞本夫質證。而子緩數日續至。使人無可質證。蓋周營尙有追者在後也。瓦全之術。無逾於此。君謂何如。紀聞謝言。

束手無策。不禁涕泗汎瀾。女尤悲不自勝。旋謂生曰。此去吉凶未卜。相晤何期。雖然妾心貞潔如一。倘姦人必欲狂噬。有死而已。幸君自愛。毋以妾爲念。紀良不忍。泫然曰。始亂終棄。吾所不爲。禍變至此。命也。然吾必不負卿。卿姑往。或徵天幸。覆盆得雪。女舍睇注視。握手不釋。謝促之。始揮淚遽別。紀暈仆逆旅中。遲五日始抵階。則女已於前一夕自刎死矣。

先是謝挈女行。睹色生情。時時慰藉。宿某驛。語及前事。女固識謝者。因問胡爲追我。我本無夫。奈何誣我。聽我自去可乎。君如憐我及念紀君。則第言不遇可耳。奚認真爲。謝曰。非也。彼輩惟冀卿不去耳。卿如不去。訟事不難卽解。他日欲從紀君。自有機會。何爲汲汲。女曰。君言殊不值得。於君何樂。而必甘爲若輩之鷹犬耶。謝曰。實告卿。我亦愛卿之一人。不願卿之遽去也。因作昵態。女曰。否。妾非路柳牆花。供人攀折者。君輩枉自勞心。殊堪失笑。謝曰。然則紀君之獄不解。卿且累渠。於渠何益。女思此儻不可理喻。不如給之。乃佯笑曰。若輩之謀。吾已盡悉。然旣愛我。當先解脫紀君。今不如聽我自歸。與彼僞原告質辨。妾之無夫。誰不知之。訟不難立解。解後可任與若輩周旋。紀君一時必不敢來。子

亦言未與妾遇可也。謝信其言。計驛至階僅一日程。乃縱之使歸。女果自詣周營陳訴無夫狀。謂往來相稔者皆達字營中人。如不信。能誦周詩數首以爲證。謂卽達營人物教我者。周無以難。又言此民間男女交際私情。於軍閥何與。公如爲名譽計者。尙祈勿爲稱揚。周見女姿豔有才辨。意亦欲得之。令其下諷使從己。邱某等商言與其爲紀所得。不如獻周以博上峯歡心。因介姥詢諸女。女大詬詈。汝輩百端誣陷。苦一弱女子。天必降罰於汝。若欲視妾爲饋贈品。雖死不願也。周聞而大恚。命付州縣治之。幕中有湯某者。老吏識大體。勸周勿窮究。自妨名譽。小人且利用公以遂其慾。公殊不值得。周悟。聽其歸家。邱某等使人守之。恐其復出就紀也。是夕。邱挽謝偕往女家。威嚇勸誘。逼女侍寢。或言月贍若干金爲公有物。或言聽女自擇一人。惟不從紀。則衆意必不爲難。喧聒終夜。女厭苦萬狀。知不能自脫。乃作絕命書付姥。後附小詩。令藏篋衍。俟紀至而後與之。乘衆倦散去時。密縫其衣。出紀所贈小佩刀。東向三拜。淚下如雨。謂兒不得事君子。命也。兒從此永訣矣。遂自刎。紀至。則姥已市樽欲斂女屍。紀大慟。幾不欲生。劉恐周營中聞之。又生他種風波。勸之速離是地。紀悟。密囑姥葬女於某地。拚擋從己行。他日更來遷葬。從女遺書中語也。次夕。

## 消閒銘

三十六

與姥同宿清涼驛邸。忽夢女來。彷彿若生平之歡。而幽抑冤苦。形於詞色。方飄忽間。乃言今仇人在此。吾不能恕彼矣。紀不解其語。恍惚送之門外。握手絮語。不忍遽別。女突色變。掣腰間佩刀疾行。紀駭而醒。則聞人聲譁沸。言對房一人中暴疾遽死。地僻無醫。不能救也。紀訪逆旅主人。則言係周營中顯宦。騶從已返報主帥矣。問其姓名。確係邱某。恐犯嫌疑。乃登車遽發。入都後。得放山左某府缺。念女不忘。之任時猶鰥也。後因事至滬。納一妓爲妾。貌絕類女。使奉姥爲母。終其身焉。紀以所記女前後本事詩爲集。署曰長恨。曾一度刊行。

(完)

濟羣

 諧文 消閒銘 (仿陋室銘)

書不在大。精緻則名。文不在深。輕清則靈。斯是月刊。饒有墨馨。小說供著述。諧話記零星。投稿有鴻儒。賞音無白丁。可以供消遣。解酒醒。無是非之亂耳。(本刊不登筆戰文字)無案牘之勞形。(本刊亦不登時事案牘)上海交通路。(本刊在上海交通路清華書局新民書館等處發行)日本淺草町。(日本淺草町地方發行雜誌甚多)閱者云。有趣之極。

 雋語 情天花墜錄

禹鐘

天下善黏之物。咸不及情絲之萬一。

情絲之縛人。惟恐不力。故又設網以助之。

女子之眼波。其深萬丈。故溺人亦烈。

若以涕淚溉田。其功當勝雨露。以情根沐涕淚而勃興。其速足使人驚駭者。

言情之時期。必不容離別之屢入。

我不知情場。果在何處。

夕陽最妬美人之顏色。故日日以毒性之光。照而奪其容彩。直至衰老而後已。

投一足以探情場之戶限者。不久一足亦必繼之而入。

目光爲愛情之絨鎗。

戀愛之始末。果能覓得一點價值否。

愛情爲天下欺人最甚之事。

女子得黃金而嫁。暗中必時時有笑容。

以才能爲情場之戰具者。結穴必至受圍。此時果得錢神蒞止者。其圍立潰。

天下女子之心。大抵以吸金之磁造成者。

在稠人中。有女子以目盼汝者。此時汝身服之冠裳。必非布素。

● 世說 一個解放的女子 (續)

少芹

著者且將王露丟在一邊。再說秦蘭英和黃老二溜逃到蘇州鄉村居住。儼然夫婦。原來這黃老二。并不是個僕役。也是官家子弟。因見蘭英年輕貌美。又有博愛的聲名在外。陡起不良之心。遂假僱役的名目。特地來實習偷香竊玉的手段。說也奇怪。黃老二對待蘭英用那副風流涎臉居然達了目的。又說出心事并自家的出身。蘭英含淚道。你真是多情種子。可惜我和你不能做個長久夫妻。……黃老二怪道。你既無夫。我確乏偶。卿如何說這樣話兒出來。蘭英道。唉。你還不曉得呢。你雖然是個公子。但名目上確是個僕役。我雙親如何能得允許。况我是有夫之女。(尙能說出良心話)……黃老二道。你真是一個女獸子。你如果有心。和我做長久夫妻。難道沒有個好章程嗎。爲今之計。除了死法想活法。我看三十六着。不如走爲上着。……蘭英本沒有主見的女子。被他甜言蜜語的。說昏了。也就欣然允許。次日大早。包家確不見蘭英和黃老二的影兒。及查蘭英房裏那些金飾呀。和珠寶呀。都不翼而飛了。

那秦老夫婦。方知女兒蘭英。和家丁黃老二私逃了。自恨家門不幸。生了這種淫蕩的女兒。真神通雖大。無法可施。又想起女兒沒有頭髮的怪形。恨得連鼻孔裏都伸不出氣來。又念外面朋友很多。恐人家恥笑。於是買了一個棺材。回來假說蘭英得急病而死。用以遮掩人的耳目。(有女私逃者何不用此法。)但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不到一天的工夫。那秦家的醜史。早已喧傳出去了。黃老二和蘭英逃到鄉裏。人家看這種樣子。個個都是疑心。惟有當地的土棍曉得不是好來頭。時時敲黃老二的竹槓。一連過了幾個月。錢也用去一大半。黃老二漸漸的和蘭英冷淡起來了。有一天大早。蘭英起身。確不見黃老二的影兒。其時也沒有什麼奇怪。一直等到晚上。黃老二還不回來。不免生了疑心。於是將箱子查了一查。餘下來的貴重物件。陡然不翼而飛了。(宛似在秦家逃出的光景)蘭英急得沒法。整整哭了一夜。想來想去。只得死了才可對得住父母呢。第二天薄曉起來。穿好衣服。洗了臉。漱了口。對着菱花一望。忽然落了幾點紅淚。自言自語道。唉紅顏薄命。自古皆然。但我非絕色美人。怎麼這般下場呢。推原禍始。我都是上了人家的當。說罷硬着頭。開了大門。一扭一捏的。慢慢的走出去了。在這個辰光。那紅日初上。流霞成彩。蘭英走了約莫有半里路的光景。忽然有一

人。從後面嗚叫了一聲。（此人王露乎抑黃老二乎）蘭英轉過頭來一看。原來是一個農夫。（此情與篇首王露叫休得輕生彷彿）那農夫問蘭英道。儂早朗到恰个場合去。（宛似蘇州口音）蘭英答道。到河口去逛逛。……話未說完。那農夫早已大踏步去了。蘭英又走了半會工夫。忽然碰着一個西洋人。彷彿是耶穌教牧師一樣。（著者故作不平之筆）看他的年幾。約莫有五十來歲。鬚髯滿臉。皮鞭聲音蹣跚的過去。（題眼讀者幸勿忽之）蘭英走走息息。不知不覺已到了河邊口。哭哭啼啼的就想自盡。被王露一聲喊。救活。著者已經交代過了。原來王露扮着一個商人。到蘇州鄉裏一農戶家居住。莫看這一家。雖是在鄉裏生活。他的心腸到是十分熱的。王露就吐出真言。大家都歎息不止。惟有那戶主名叫關阿大心就同熱炭一般。包攬探訪這回事。可巧今天早上。在麥場工作。見了蘭英。聽他說要到河邊口去。隨即慌忙忙的報知王露。王露得了這信息就用了假面具。戴起來。扮作英國人的模樣。（探逃妻者何不用此法）從小路趕到蘭英前面走過聽見他哭聲很悲。料定是萌見短去了。於是又從一條支路。跑到樹林叢中。這個地方離小河約莫有三五丈的光景。王露蹲在樹底。專等蘭英。當時又將假面具卸下。預備救護。因此蘭英脫了危險。



只見蘭英有一種嬌羞的態度。我也不能形容出來了。王露安慰蘭英道。前事既往不咎。但來日方長。卿此刻可隨我回家去罷。蘭英那裏肯依從。……王露在右面樹林中招一招手。忽然有三五個大漢。抬着一頂轎。將蘭英抱上去。抬得和雲飛一般。王露在後面跟着跑。……（想係已預備好了）

自是王露和蘭英擇日行結婚禮了。蘭英并有許多的懺悔。甚至泣下。夫妻十分親愛。但有一班親友。都嘖嘖有煩言。王露只得聽而受之。常常對人說道。我這樣辦法。就是做救人的。一個榜樣。後來蘭英頭髮留起來了。脚也想法放大了。夫婦兩口。各修道德。成功一個模範家庭。王露時常到會場演說。教導一班誤解解放的女子。并講真正男女平等的方法。因這個緣故。社會上很尊重他的。

（完）

畫梅贅語

石予

北溪環橋之西岸。有田家某姓。茅屋三間。竹樹一叢。地當半村半郭。頗爲幽絕。入其門。樞籬曲折。屋後有古梅二株。殆數百年物。其所結子。又絕美。主人禿者。年六十餘。嘗摘梅子半筐。向街頭賣訖。即赴酒家飲。至夕陽西下始歸。春末夏初。往往爛醉如泥。當二古

梅發花時。游人聯袂而來。攀折數枝。主人亦不忤。且與客談二梅歷史甚詳。客漫應之。某年春初。余與友人同至北溪觀古梅。歸而友乞余圖其形。乃作雙株大幅。頗能形似。香雪歷亂。層層繁複。蓋二梅占地不廣。相去不過一丈外。故多交枝重疊處也。曾題詩記其事。惜未錄入梅花百絕中。無從記憶。前數年。不戒於火。茅屋三間。悉付一炬。而東株古梅。同爲灰燼。又半年。西株亦瘁。僅存一枝。蓋失慎時亦受傷也。顧尙比尋常梅株爲大。且偏出如孤鶴張翅。其形益奇。余嘗弔之。囑其家善爲看護。旣向友人處索觀前畫。則亦爲蠹殘鼠蝕矣。遐當補作北溪古梅記傳之。

某年春初。將出門前二日。挈九兒昌才至宋涇陶甥家。見其東宅屋後。有梅一株。橫臥地上。猶發花十數朵。問之。知爲去年六月十七日大風所倒也。著花不多。姿態獨絕。後爲人作畫。曾一再背倣之。記當日自宋涇歸。有記事詩三首。其一卽指此梅。詩云。東廊左折竹籬斜。人去堂空伯氏家。屋後荒涼數弓地。老梅風倒臥生花。後重建華廈。此倒地殘株。與其地竹樹。一齊伐去。余自吳門歸。聞而惜之。已不及遷移矣。

余家昔時後園。皆蔓草頽垣。不事整理。猶兵燹之舊。記邊籬有野梅一樹。歷久無一花。余

作催花曲六章。久之詩稿失去。今亦不復能憶及矣。辛卯春。爲鄉友陸某畫立軸。作縱橫繁枝。但點苔而不綴一花。卽書催花曲補空處。友人快之。余謂今正梅花時節。請君枉顧敝屋後。一觀余家不花之梅。知此幅實爲之寫照也。其後作梅花百絕。有一首云。曾作催花曲幾章。暗香常負月昏黃。如何翻徧錦囊句。已失珍珠字數行。卽指此也。後自宋涇歸。設硯於家。剔除荒蔓。作書室三楹。以舍諸生。此未花之梅。一併刪去矣。

余作梅花百絕。備題畫之用。不盡依據舊典也。凡目前之事。亦多有入我詩者。茲錄數首於下。東園溪水亦稱仙。花社吟壇仰昔賢。我亦後塵曾學步。十年前憶舊詩篇。此指亡友張頌鷗家東園言之。東園有古梅數株。頌鷗父厚甫先生。著有梅竹吾廬詩稿。一時知名之士。吟社往來。頗饒雅興。余與頌鷗。已不及先輩風流。但想像其餘韻而已。

小集東來訪雪廬。看花時節一封書。往還鷗鶴忘形慣。此意渾然想太初。楊佩甫。別自號雪廬。家亦有梅園。與頌鷗同住仙溪之上。詩境皆高老。余弱冠時。與張景雲同喜爲詩。日夕過從。相與唱和者。則仙溪張楊。無一月不追訪也。今三人皆作古。余爲景雲詩序。曾詳及之。不勝今昔之感云。

第

五

期

雪覆涇上補梅堂。一叟婆娑鬢有霜。萬樹寒花揮老筆。金針曾爲度鴛鴦。快翁居雪竄涇。在太倉南門外三里而強。種桑成林。復栽梅數十本。築堂號補梅草堂。翁能詩善醫。工隸書。而尤長於墨梅。余之作畫。實自翁發之。余弱冠。翁年已七十餘。爲忘年交云。

尋僧猶記話禪房。指點牕前樹幾行。道有一株梅最古。花時滿院盡聞香。此記余客游太倉時事。忽忽三十年。寺名僧名。都不記憶。詩亦十餘年前所作。但隱約曩時晉接情狀。恍如隔世矣。

鏡幹虬枝數百年。荒園偃蹇臥蒼烟。眼中閱盡興亡事。依舊花開雪後天。此卽指北溪某田家古梅也。

瀟灑風流本絕塵。漫云消瘦似詩人。我今病胃增憔悴。轉羨臞仙瘦有神。此記余三十八歲夏間。因喉痛多飲白虎湯。致大傷脾胃而作。自此以後。喉痛不發者五載。願消瘦益甚。不似甲辰乙巳以前矣。猶記舊友某君寄書吳門。索余畫梅。不相見者數年矣。畫畢。余題詩代簡云。平生知己梅亦是。還寫梅花答知己。知己之別年復年。幾度梅開江上天。君今勿訝梅花瘦。故人丰姿已非舊。夢中相晤猶昔時。及至見面君自知。友人得余詩畫。馳書索余照片不

獲。隔數月。因事赴甯。迂道過蘇訪余。握手談舊事。言下慨然。蓋余固蒼瘦益甚。而友人亦復不似曩日矣。相與誦亡友雪廬壯不如人死亦非之句。余謂若僕今日。當云老不如人矣。拉雜書之。益信少壯不努力之自貽伊戚深也。有志之士。及早思之。

社友胡寄塵。余至今未與謀面。前曾爲余題近游圖。因素余畫梅。余系以詩云。爾我未識面。結想在夢寐。我爲我寫照。瘦有梅花意。君貌復如何。倘與花無異。又云。折花寄驛使。客到花何處。寫入尺素中。春風常不去。寄塵有和作。登入太平洋報。不及記憶矣。此壬子年事。

第一次爲吹萬畫梅。題詩云。金山高吹萬。同社推才彥。誦君文已久。尙未一識面。君家小阮來。去歲冬正半。索我畫梅花。道是君之願。一諾已入春。梅開方爛漫。攝我牕外影。寫此香一片。東風吹不落。此心可相見。賺得素心人。吟我梅花畔。吹萬以和作書短屏四幀答余。亦壬子年事也。

辛亥秋日。爲高天梅寫梅。系以詩云。淫霖作秋患。遂傷禾與棉。吾民生活事。哀哉聽諸天。兀坐思愈苦。寫梅心自憐。故人久不見。乃尋翰墨間。風雨猶未已。對此將何言。

## 秋 雨

四十六

余題墨梅絕句。有未錄入梅花百絕。及後梅花百絕者甚多。壬子稿中。有自題墨梅四首云。冬菜湯和豆瓣香。鹹酸味最耐人嘗。如斯淡泊宜消夏。寫幅梅花引興長。自是人間疏懶才。不宜金殿玉樓臺。窮簷古屋誰知己。竹偃籬根松臥苔。玉笛江城聽落花。故人離索又天涯。一枝破筆三杯酒。滿屋詩聲客在家。冰雪聰明風雨酸。憂來感觸又無端。柴門一閉斜陽裏。冷入心窩骨亦寒。意境蒼涼。自當引臞仙爲知己矣。

壬子稿。又有題墨梅五古一首云。憶昔東籬外。一株梅最古。鄰家結茅屋。老梅泣樵斧。于今十載餘。遷延未經補。常爲梅寫照。千枝萬枝許。耿耿視此心。區區何足數。思買山僻地。誅茅拓花園。爾爲入幕賓。我作東道主。待爾花發時。深居不出戶。此梅爲余家舊物。偏入鄰界。南鄰結屋。遂伐其大半。根株亦受重傷。未幾遂斃。方揮斤之日。余適以試事赴白門。遂無磋商餘地。其冬作弔梅七古一章。今亦無從檢得。歲壬子。自畫墨梅。偶憶及此。輒題數句。以志不忘。後友人張君見此畫。索去。余初不忍捨。友人以盆中紅梅一株易之。乃以所題句補錄入壬子稿中。

## ● 律 秋 雨

抱存。

久絕朋儔跡。連天雨未收。隱雷驚地起。高浪拍天流。幾樹落黃葉。一川開白鷗。不堪回首望。多少斷雲留。

● 愛情 一個小貓

雙·熱·瑤·華·小·熱·

我家裏養着一個母貓。是去年到親戚家裏去討來的。他的毛色是白和黑的。說也可笑。他的習慣上頭。也有一種潔癖。時常用舌頭舐他渾身上下美麗的毛。到得冬天。並不煨灶。所以黑白很覺分明。這個貓夫人。既然是個美女。又是一個英雄。娘子軍奮鏖的時候。目光非常的銳利。身手非常的矯捷。直嚇得鼠輩東躲西逃。半個影子也沒了。所以我們一家人。都很愛他。他似乎也很感激。總是很馴善的承受主人的摩撫。

他在今年春間。一胎產了三個小貓。一個是純黑的。我就取他一個小名。叫做阿黑。一個是一條條黃黑相間。很像虎的斑紋的。所以喚他阿虎。還有一個的毛色。是和老貓一樣的。這個叫做阿花。這三個小貓初出娘胎的時候。簡直一點知覺也沒有。一天到晚睡在娘懷裡。醒的時候只一味地吃乳。睡的時候只一味地做他懵懵懂懂的夢。約莫隔了二三十天。好頑了。活活潑潑的。天天在一個小庭內。跳來跳去。練習種種的運動。跳高咧。跳遠咧。賽跑咧。

真是好頑。那老貓坐在一邊看着他們的樣子。似乎很得意呢。等了一刻。他就嗚嗚的叫着。那小貓聽見了。一齊都到老貓的身邊。俯首貼耳。唔唔呀呀地很親愛的叫他的母親。那老貓就替他們舐舐毛兒。咬咬虱兒。那小貓就學著他的樣兒。也替老貓舐舐毛咬咬虱。到得吃飯時候。老貓肚子覺得餓了。向著主人的前頭。只顧嘶纏叫喚。我的祖母喜歡他們不過。每天聽得貓兒嚷着要吃飯。便到廚房裏去。拿了一大碗飯。和魚拌了。這個時候。那老貓就趕急領了他的。小貓。一齊去吃飯。他却並不先吃。等小貓吃好了。他方才去吃。唉。慈母愛子的心腸。如此如此。但是他並不一味地溺愛。一面愛護他的子女。一面卻也曉得教訓他的子女。你看他每次把飯吃好了。他就用他的前爪。揩抹他的臉兒。那小貓也就學著他的樣子。揩抹自己的臉兒。這個可以算得是貓的家庭教育。

有一天。一個小貓跳在水缸沿上。朝着水裏自己的影子。在那裏看。他畢竟年紀小咧。看著自己的影子。並不認得。以為這是另一個小貓。不一回。他就伸出爪兒來。要想和水裏的他頑耍。可巧老貓在下面看見了。他就趕忙跳上去。一口銜著小貓的頸皮。輕輕放在地下。又嗚嗚的叫了幾聲。似乎說道。這個上邊很危險的。倘若一不小心吊下去。就要溺死的呢。那



小猫就不則一聲的走開了。

有一次。老猫偶然出去了。不知怎的。被人家捉了去。有兩三天沒有回來。那小猫東找西尋。鬧的鬧。叫的叫。一刻也不安甯。到了夜裏。那叫聲益發覺得悽悽切切。聽見了也要心傷淚下。似乎在那里一遞一聲發急道。我的媽呢。我的媽怎麼不見了呢。後來忽聽得檐頭一片很熟分的叫聲。却是老猫回來了。那小猫很親愛的呀呀唔唔叫着他媽。望著他媽。那老猫也嗚嗚的答應了幾聲。從一抹短牆上面跳下來。這個時候。三個小猫。真是快樂之極。擺尾搖頭。跳的跳。抓的抓。說不盡那久別重逢的一種情景。(以上小熟)

後來。我們把個阿虎送給了一個親戚。捉去的時候。那老猫剛不在家。再有那兩個小猫。另外在一邊玩耍。他們都沒有知道兄弟中間的一個被人家捉了去。兩下隔離得很遠。再也不能見面了。一會兒。那老猫回來了。一看少了一個小猫。他就發急起來。到各處去尋。尋了一會。那小猫只是不見。這個時候。兩個小猫也知道他們的同伴不見一個了。也就到各處去尋。咧叫咧。情狀很覺得惶急。那老猫氣得連飯也不吃。後來鬧了好幾天。也就罷了。但是他們母子倆。總是悒悒寡歡的。從此老猫和小猫。這個和那個。總是朝朝暮暮聚在一塊兒。輕易

## 一個小貓

五十

不肯你我離開一步。似乎很很的提防著。似乎很不願骨肉之間。再有分離的痛苦。

唉。可是隔了好幾天。我們一個朋友。又硬生生的把個阿黑討得去了。可憐那老貓。楞着一雙瑩瑩欲涕的眼兒。嘴裏發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悲聲。恨只恨人的心腸忒硬了。並不理會他。他從此又加上了一百二十分的煩惱。再有那一個可憐的小貓。此時又少了一個同伴。孤伶伶地形單影隻。自然更覺得一無興趣。那老貓因為他兩個小貓都被人家捉了去。他自此以後。更是一刻不離的守護這一個可憐的小貓。那小貓也是依依左右。很親愛的侍奉他的慈母。（以上瑤華）

有一天。我到一個朋友家去。這個朋友。便是硬生生討了我的小貓阿黑去的。我很記掛着阿黑。所以特地去望望他。他去了足有六七天了。不曉得他的生活。是苦是樂。諒他回頭想想母子兄弟姊妹在一塊兒團聚的時候。定然寂寞無聊。很抱一肚子骨肉分離的沈痛。唉。可不是嗎。我到得那邊。和朋友說不得幾句話。正待問問阿黑的近况。早聽得阿黑在那里嘶聲地悲鳴。一聲一聲異常的急迫。且悲切中間。更隔着一兩次很長的叫聲。益發覺得悽慘。我

不由得蹙著眉頭道。可憐阿黑。我的朋友道。可不是的。他委實抱著一天離恨呢。他來到這

裏的第一天。光是沒天沒地叫號。看著鮮魚白飯。一口也不會吃。第二天。依舊叫個不休。也不吃飯。人抱他起來摩撫了多時。他只是仰著頭兒。向人哀鳴。意思似乎乞憐訴苦。央求著人告訴他娘和兄弟的所在。直到第三天晚上。方纔吃了一些飯。往後有時悶悶的睡。有時嗚嗚的鳴。看他的離恨。從無可奈何之中。漸漸的回過一口氣來。再隔幾天。大約可以帖然地安靜。釋然地忘懷了。我聽了朋友一番說話。幾乎吊下淚來。請他捧那阿黑出來看時。神態十分憔悴。我就抱著他。也摩撫了多時。口裏微吁道。可憐阿黑。我的朋友道。勸你且休可憐一個小貓。聽我告訴你。我對門的鄰家一個孤兒。恰才十歲。前一個月。他的父母前後後後染着虎疫。嗚呼哀哉了。可憐這個孤兒。朝哭夜哭。兀自喚著爺娘。便是鐵石人聽了。也要替他吊淚。唉。像這一個可憐的孤兒。不比這一個小貓更苦嗎。（以上雙熱）



詩話 倚夢語賸

百柄

余以己未秋聘妹來吳。登錫山。泛太湖。雨夕泊慧麓下。爲詩寄狷厓云。十里蓉湖浪棧行。鳥篷殘滴雜吟聲。玉簫嘲哂和雲絕。九塢迷離帶月生。水泥霜袍蓮渚晚。露零松子石牀鳴。中年哀樂輕彈指。兀對銀缸百恨并。狷厓卽報之以詩云。水麗山佳快此行。拈來好句帶秋聲。

## 倚夢語跋

五十二

。扁舟落手成孤往。兩屐供人可一生。帽側松風尋篆勢。篷飄菰雨聽泉鳴。慚余濟勝渾無具。歲晚徒知喜合并。

彥通遊翠微山。息歸來菴之東廡下。感余舊題。爲詩遙寄云。去郭禪棲碧樹林。秋風病按獨相尋。託鵲蜀道仍歸夢。化鶴遼城感舊吟。風落松釵山廡靜。露零荷蓋水堂深。題詩前度袁公子。一夜池頭兩鬢侵。余和之曰。爲遠飛鵲集泮林。衆香一昨費探尋。窺天萬蓋爭盈蝕。入定三尸肯逐吟。送裔煙迷陶徑晚。檀欒竹變謝堂深。多情識我題名處。忍見厓苔點露侵。

重遊西山賦四絕句云。往事遼金百戰經。蓼根螻蝻話承平。夜涼歸夢渾無著。十里松濤作雨聲。（韜光寺）謝傅棋枰一局收。我來大醉哭山邱。黃腸剩有朱書字。杜宇朝朝喚不休。（歸來菴弔陶齋丈）履迹衣香更一過。蓓衣小立照紅波。西山三百六十寺。爽氣曉來何處多。（龍王堂）八處潮音隔雨清。半塘荷子看魚耕。他年乞向山僧住。聽水聽風過一生。（靈光寺）哭尸和之云。讀罷山經與水經。青鞋布襪足生平。三千世界皆塵土。來聽青天鶴一聲。半方塘暑氣收。停驂斜日澹林邱。紅衣無數能言語。勸客憑闌且少休。一蝶翩然掠扇過。看來

原自隔微波。秋山著個春人影。點綴風光不在多。庵署歸來魂夢清。葛侯心本戀躬耕。憑君莫動山邱感。袁粲香名勝褚生。

內子小華菴主過共邑掃祭端忠敏忠愍二公墓。曾有詩云。滄泣重過舊墓門。廿年恩怨孰能言。他年待屬巴人子。素旆招歸蜀道魂。憐女如兒意更勤。趨庭學讀鼎彝文。祇今渭北寒空月。永照千秋淇上墳。又遊澆墅絕句云。少日東吳幾往還。今來携袖對青山。斜陽欲下長洲路。鬢影釵光九月寒。碧漾山塘送客舟。家家錦障儼珠樓。傷心虎阜埋幽地。姪女英雄各自愁。

● 諸文 王明妃楊貴妃合傳贊 (有序)

東園

王昭君者。漢之美人也。稱爲明妃。楊太真者。唐之美人也。冊爲貴妃。生離死別。身前之事迹不同也。生榮死哀。身後之流傳不異也。明妃苦千里之麴塵。迢迢雁塞。貴妃恨一抔之香土。寂寂馬嵬。一則銜愁異域。一則賚恨重泉。腸斷生離。沒齒尤哀增死後。骨銷死別。抗顏徒榮記生前。於戲。兩美之遭逢雖異。兩美之屈抑實同也。於戲明妃。何負於漢。於戲貴妃。何罪於唐。於戲兩人。真千古之傷心人哉。溯明妃之在漢也。紅粉有輝。黃金無色。

## 王明妃楊貴妃合傳贊

五十四

青蠅點素。誤麗質於畫工。彩鳳銜丹。賚國書於殊族。環珮朝辭鸞掖。琵琶夕撥雁門。以女和戎。如嫁烏孫之公主。弄人造化。儼逢豸國之野妖。玉顏不及寒鴉。猶帶昭陽日影。帛足任憑秋鳥。難忘荆郢鄉音。白雲振而中土遙。紅旭近而長安遠。遷地弗良。而橘變枳。爲天所棄。而荃他茅。悲夫。悲夫。丹鳳城南。白狼河北。清笳夜月。斷角曉霜。毳幕匏笙。韋韜蘆管。殊方之樂。祇足令人悲增切怛耳。嬾獨何心。能不慟哉。與其異國作可汗之夫人。曷若中原嫁厮養之卒婦。去父母之邦。入遐荒之域。娟娟此豸。投畀有豺。跼跼者鳶。戾飛裔翟。未嘗不以丹青之顛倒。痛恨於黑白之混淆也。命途多舛。天道寧論。渺渺桑乾。鄉情似水。茫茫榆塞。別夢如煙。生爲異域之人。死作他鄉之鬼。吾意明妃於此。胡語不堪入耳。殖行徒自污顏。三綱旣論。五法斯戮。父妾子妻。以蒸報爲道德。女強男弱。視親族若寇讐。出有道之邦。入無知之俗。於戲。明妃。其奈彼何。青史所傳。紅粧同慨。越千載下。有楊貴妃者。其傷心。豈異於明妃哉。連類誌之。合傳例也。穢史也歟哉。艷史也。方其變出豬龍。讎成鸚鵡。金貼訶子。錢訛洗兒。野史之誣。中葺之醜。妒爭梅瘦。諱飾楊肥。荔枝香之賜筵。花萼樓之同被。吹竽王之紫笛。未免有情。嬖內史之綠衫。相逢無語。抱痛

有難言之隱。平心多不白之冤。安祿山之亂釀成。干卿甚事。陳元禮之兵跋扈。叔帝何爲。門火魚殃。林焚猿禍。翠鈿委地。羅襪生塵。妃子斷魂。君王掩涕。位尊九五。不能庇護婦人。伴失三千。從話羣空佳麗。駭魄驪山之烽火。驚魂蜀道之旌旗。姊妹之花。無奈道途飄散。君臣之樂。滿言鼎鼐調和。楊柳如眉。雙垂慘綠。芙蓉似面。一片愁紅。劍閣雨淋。鈴警不曾入夢。錦江水漲。膏流無復霑恩。賺鸚哥徒問上皇。對牛女誰傳私語。芳魂冉冉。長恨綿綿。雲想衣裳。月明鈿盒。春風桃李。不開連理之花。秋雨梧桐。又落分飛之葉。上窮碧落。紫臺同此仙鄉。下逮黃泉。青塚同茲香土。總之紅顏薄命。今古同悲。白骨寒灰。後先一揆。塞北儼然亭北。冷粉黛於沈香。渭南不異幕南。奪臙脂於尺幅。舟楫漢陸。綠橋唐宮。垂司馬之空文。不嫌分論。煮小鸞之仙夢。恰好返魂。吾於是發思古之幽情。吾於是摠揚清之平議。香案願追謫吏。蕊榜題名。絳都思附侍郎。菱奩寫照。畫圖省識。筆墨通靈。法駢體而作序文。代蛾眉而抒贊語。其辭曰。

漢有昭君。唐有太真。遙遙千載。卓卓兩人。苞苴可恥。荃蕙同薰。生爲貴品。死亦君恩。瓦全非幸。玉折何冤。榆林雪夜。梨花雨春。穹廬抗節。仙山隱身。畫中豔魄。海外香魂。

客途棧道。祖國荆門。千秋萬歲。生氣猶存。（妃白儷黃媽紅姪紫美人合傳探奇狐穴步武龍門冊妃弭恨貴妃洗冤九京之下也應破涕爲笑 憐香惜玉人評）

●滑稽小說 臨時疫院（續）

天憤

（十二） 鼓樓之陳屍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這些話頭。脫不了輪迴因果迷信的習慣。其實呢。耳聽的不足爲憑。眼見的確鑿有據。列位。看着。在下這一段鼓樓陳屍的事迹。方知道天道好還。憑你一生作惡多端。人世間沒有人敢和你計較。那曉得造化小兒。偏偏和你作對。連你陳屍的好地方。替你早早預備好了。你道可怕不可怕。有一天。早上。有位辦事員。從家裡出來。剛剛走到疫院門口。却見有個鄉下人。年紀約有四十多歲。手裏提着一只竹籃。籃裏頭裝着一副大紅蠟燭。幾張紅絲紙。也不知他是什麼用處。滿面黑氣。一晃一晃的走着。走到牆邊。便全身倒下去。不動彈了。辦事員嚇了一跳。走過去一看。誰說不是疫病呢。當下便叫門口的警察。把他扶進去。醫生們知道了。立刻動手。檢溫的。檢溫。配藥的。配藥。打針的。打針。約摸弄了兩個鐘頭。便清醒



了。這纔問他姓名住處。他道。離城十三里。巫家村人。姓陳。叫陳二。今年四十七歲。別的話也不說了。醫生便教他到病房裏去睡一回。看有什麼變動。他一定不肯。依舊提着竹籃。一晃一晃的走出去。不到半點鐘。閉上的警察。又進來報告。說那個人。又睡倒了。章老先生道。救人須救澈。我們既經把他診治過了。說不得。再扶他進來。給他醫治醫治罷。當下大家也深以為然。便叫把擡牀去擡進來。這一回。他的顏色。更不好看了。鼻子裏。只有出氣。沒有進氣。醫生個個搖頭。說道。我們本來怕他有變動。所以叫他睡一回。他一定不肯。生命誠然寶貴。現在却實在沒法了。大家便商議。把他擡到附近城門的鼓樓上。教人看守着。看守的人。都帶着防疫的面套。怕他傳染。一面叫個幹練的下人。騎着一匹快馬。趕到巫家村去報信。并且把村裏的地保。也要喚上來。直到日落西山。纔見那個下人。回來說。這陳二。共有四個弟兄。哥子是昨天死的。上面有個老母。是個瞎子。本人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聽見陳二死了。個個念佛不迭。那陳大的老婆。尤其感激。這不是件奇怪事麼。正說着。巫家村的地保來了。章先生便問他認識這人麼。地保道。認識的。陳二這人。平日酗酒毆人。不止一次。村裏的人。個個怕他恨他。他哥子陳大。是個沒用的人。花燭（即元配）

早已死了。去年續娶一個閩女。人倒很正派。不料陳二生心不良。屢次去調戲嫂子。他嫂子好幾次同他吵鬧。只爲陳大是沒用的人。也就罷了。前天陳大患了痧症。他不由分說。把哥子攆到場上去睡。說這痧病。要傳染的。兩個兄弟。年紀小。打他不過。便來和地保說。剛巧地保到了城裏來。沒有會面。今天下鄉。纔知道一切。那陳大已是死了。陳二却到城裏去賣花燭。準備今夜要和他嫂子成婚。他嫂子只爲有個遺腹。不願意尋死。哭着吵着。地保正在要去告訴助理員。恰巧這裏派人來知照。這正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老爺們行善事救人。是再不錯的。想這種壞人。死掉一百個。只算五十雙。章先生不由的呵呵大笑。便道。既然如此。你去把他裝殮完結。一應開銷。到這裏來領。不要叫姓陳的破費。地保便應允而去。

(十三) 抵制

抵制兩個字。本不是吉利的話頭。實在因爲着良心上。有苦說不出。有法沒使處。纔想出這抵制仇貨的末著。不料這臨時疫院。開辦以後。竟有人說出抵制來。你道可笑不可笑。他們爲什麼要抵制呢。本來我們縣城裏。最出鋒頭的。便是幾個儒醫。世醫。小兒科。婦科。喉科。針科。傷科。沒有事。也要坐着轎子。在熱鬧街上擡着走走。給人家看着。寫的方子。

有效驗。便登報咧。上匾咧。顯煥的很。沒效驗的。好在是病人死差。並不是方子開差。并且他也若無其事。如今憑空的有了一座臨時疫院。偏七很有效驗。只贏這些郎中先生。恨得牙癢癢地。就中有幾個。便想出個抵制法子。也開一個中醫臨時疫院。也是施診。也是給藥。有些把細的病人。自然不怕死。還去上他當。要是知道生命寶貴的。再也不去上當了。可憐這抵制的熱度。只有四五天。等到我們疫院收束時候。他是早已銷聲匿迹了。

(十四) 聚餐會

章老先生是個奉佛嗜素的人。等到七月初五這一天。臨時疫院整整二十天了。章先生先四五天。請醫生配了七八千瓶的防疫藥水。寫信給各鄉的助理員。教他們來領去。到鄉下去發。那時並不取他藥費。却倒狠有幾個解囊相助的。這天七月初五。把各件事情。收束起來。藥品有用剩的。交給本來行道的西醫使用。并且託他們逢着虎列刺病。還要當些義務。其實呢。虎列刺病。這時已經少了。初五晚上。章先生備着很豐盛的素席。大家開懷暢飲。第二天。又拍了一張照。留為紀念。哈哈。這件事。算來已隔了一年多了。如今醫生們。除了女醫周先生。和那位吳先生。依舊行道。邵先生自己擬立一座模範醫院。救濟貧民。以外的。都

## 求幸福齋近詩

六十

風流雲散了。章先生一天到晚坐禪。也不很見面。那個韓中山老爺。也回家去抱孩子了。在下叙這篇時。回想前情。宛如一夢。難道我們縣城裡。每年除疫院以外。一點沒有公益事辦麼。難道辦公益的。除了章先生。就沒有人辦麼。想來想去。總想不出這個道理。擡頭一看。只見那張照裏頭的章老先生。張開了嘴。在那裏笑我。

(完)

## ●律詩 求幸福齋近詩

一雁

曉芳卜居深巷被命有作為書中堂

久絕芳筵謝綺肴。眼看總角已垂髫。未容寂寞羞鸞鏡。却許清嚴履鳳巢。世亂應知醇酒樂。天荒難得美人交。江湖倦後蕭閒甚。更與殷勤譜玉梢。

辛酉六月三十日作

今朝度盡少年程。打疊閑閑苦未更。三十功名塵土淚。千重擔荷室家情。每嫌習俗徒多事。不信妝臺誤此生。安得孑然還故我。短刀匹馬任橫行。

## ●話鼓 大鼓閒話

半狂

大鼓之見賞于通人。由來久矣。味而為之評。則實始於小子。初有料班唱于三馬路者。聽之

者殊寥寥。及遊戲場主者。招白雲鵬來。乃大受上流社會之歡迎。余時方樂爲戲評。白來請政。乃就其字句有不妥者。著爲評論。首刊時事新報劇壇。蓋時主劇壇者。同志馮叔鸞也。馮子亦有鼓癖。且能引吭而歌。音節抑揚可聽。余于馬二之劇評。有未能滿意處。而大鼓則彼確有研究。後評白雲鵬之稿既多。乃應刊海上漱石生所主之大世界報。後劉寶全來申。友人小隱劍雲。按曲詳評。頗爲精細。後效顰者紛起。于是鼓話。乃常見于報端。然大率盲從者之拾人牙慧。爲出風頭主義。充報紙之篇幅耳。

唐子芝軒。爲吾友袁禮庵蓮郎二公之甥。袁嗜大鼓。昔劉翠仙在大世界時。聆其鼓書。日夕無間。唐常從游。返則互相味辨以爲樂。故亦頗有研究。余初不識唐君。後唐君於大世界報。撰鼓話。與余討論。筆墨往還者數次。乃訂交於鼓場。唐雄於文。性爽直。因譚鼓而獲良友。亦佳話也。

小隱與馬二爲胞弟兄。均有聲於評劇界。而各有所見。積不相能。兄所揚弟必抑。弟有謬。兄必斥。討論戲劇時。齟齬常起。小隱亦善辨鼓。以馬二之贊劉翠仙也。小隱乃特起而訾劉。其實小隱亦未必真以劉爲非也。特反對馬二耳。黑姑娘來申。震其名者。紛歸之。劉翠仙

時尙未歸汝陽。勢幾不敵。平時反對劉者。乃大放厥詞。揚黑不已。尊之爲王。項莊舞劍。固意在沛公也。蓮郎要余首起發難。余以新世界報。主筆政者爲老友周劍雲。似未便宣戰。遲遲未果。僅將一輩始捧劉而繼捧黑之秘密。洞揭之若灼火見。自謂痛快。後復撰專篇。論黑之優劣於時報。時大世界報。有蓮郎長篇。斥黑太甚。遂引起黑黨中人之反對。某君駁之於晶報。幾釀大戰。余稿出。雙方乃息戈。而劉之鼓場。得中堅主持。不受黑之影響矣。梨花大鼓。向不齒於大雅。譚鼓者。罕稱之。方我儕之盛稱劉翠仙也。有詩人龍公天放者。獨賞梨鼓讓李玉壘。寵以詩詞。至三至四。余儕以龍之醉心也。亦偶述其優以揚玉壘。然實則未能悉愜於心也。後有萬惡之謝大玉銀姑娘至。而我儕厭惡梨鼓復甚。及謝銀鍛羽而去。孫大玉孫二玉。孫大鳳至。大玉藝殊佳。貌雖不揚。然不作醜態。故亦偶聆之。近來晚香玉來大世界。藝既嫻雅可聽。模樣兒更復秀媚動人。一輩好京大鼓者。亦均樂聽之。顧晚雖豔如桃李。而凜若冰霜。是故一般急色兒。以其自貴如當年之劉翠仙。始捧之而不得詞色。乃望望然而之他。遷而捧同台之田氏。田固無時不以色笑授人者。聞數月來捧之而得爲入幕賓者。實繁有徒。清高自賞之晚香玉。欲與之京難矣。余久不評鼓。且夙不喜評梨花鼓。爲晚香

第

五

期

玉故。乃破例爲極長之專評。滬上友輩。得毋笑余爲異數乎。

● 筆 記 滌心碎錄

鬼子神父

余友朱君稼秋嘗問人曰。天主教中傳教者。名曰神父。何所取意。衆皆對以不知。稼秋曰。神父者。對鬼子而言耳。蓋西洋人初入中國。我國人皆稱之曰西洋鬼子。後爲西人所聞。審知其爲詈彼之辭。乃創爲此神父之稱。以相抵制。若謂汝儕旣言吾爲鬼之子。吾何妨自尊爲神之父。此亦南粵尉佗。聊竊帝號自娛之意耳。乃吾國人不知。亦從而和之曰。神父神父。而孰知已墮彼計中。爲彼討却便宜去乎。衆聞之。咸鼓掌稱善。

比丘牟尼

稼秋又言。釋教中稱僧曰比丘。佛曰牟尼。此亦襲取於我國者。蓋彼教入我國後。知我國人最尊者爲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因遂創爲比丘牟尼等稱。亦竊比老彭之意也。乃我國人竟誤認僧之稱應作比丘。佛之號真曰牟尼。亦可笑之至矣。

論聯語

滌心碎錄

滌心

余最畏人翻作聯語。嘗謂無論何種文字。皆可藏拙。惟聯語則一字不安。卽全體皆病。試觀自古文人。著作等身。而聯語所傳者皆寥寥。亦可見爲之之不易矣。近人刻詩文集者。惟德清俞樾。自取生平所作聯語。別編一集。然試取而讀之。覺其中諸聯。亦但足當清穩二字而已。蓋作聯能穩。已不易也。余生平所見名人對聯甚多。所最愛者。惟南皮張之萬子青二聯。一在拙政園遠香堂中。其聯云。曲水崇山。勝地接獅林虎阜。蒔花種竹。風流繼文畫吳詩。一在滄浪亭面水軒中。其聯云。短艇得魚撐月去。小軒面水爲花開。二聯皆就本地風光。隨手拈來。都成妙語。真不愧爲才人吐屬。

## 小兒歌釋

小兒山歌中。有月亮亮一曲。蓋爲吸鴉片人作也。首三句云。月亮亮。採爆仗。家家男男出來白相相。此言吸鴉片人。俾晝作夜。必至月上柳梢。始預備煙具。作消磨長夜之計也。次云。拾隻釘。打管槍。釘者。煙籤也。槍者。煙槍也。又次云。戳殺觀音無肚腸。觀音者。斗也。煙斗本有觀音斗之稱。故云。又次云。螺螄壳裡做道場。螺螄者。謂煙斗與烟槍接筭處。用螺螄旋也。又次云。道場弗好看。咪噴咪噴倒好看。此狀吸煙時之聲也。至結語云。城



裏娘騎隻馬來看。鄉裡娘娘騎隻狗來看。木橋頭老太婆弗許來看。此謂鴉片之害。流毒閩閩。無論城鄉婦女。皆沈溺於此。其能不爲習俗所染。超然物外者。惟木橋頭老太婆而已。其憤時嫉俗之意。亦深矣哉。

酒家聯

鎮江揚州金陵一帶。酒肆之中。皆兼賣茶。余昔年應試白下時。曾至桃葉渡頭一家名問渠者。覓茗。見懸一聯云。爲名忙。爲利忙。忙裡偷閒。吃杯茶去。勞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拿壺酒來。此聯寓感慨於瀟灑中。非有心人不能作。惜未記其何人手筆耳。

沈綬成

沈綬成。名修。吾吳洞庭山人。僑居蘇城中。博學工文。尤長小學。其所作駢體文及古近體詩。朋儕中未見其匹。余於己未之夏。始獲訂交於平橋茗肆中。執意至今年春。遽歸道山。從此三吳文星。又弱一個矣。身後無子。著作無人收拾。將來不知流落何所。余曾記其和友人笥字一聯云。青浮竹葉波雙槳。紅賃桃花米一笥。驚才絕艷。得未曾有。恐長爪玉溪二生。執筆爲之。亦無以過也。後之欲知綬成者。觀此可見其一斑矣。

馮林一印章

吾吳馮林一先生桂芬。嘗有自刻私印一方。其文云。鱗維僧易存恥稚角。先生沒後。無人能辨其句讀。先生後人。曾以示綏成。綏成審察久之。乃恍然曰。此當讀爲僧鱗維易。恥角稚存也。蓋先生殿試。以第二人及第。故云僧鱗維易。僧者曾之假。鱗當訓爲次。謂吾首年對策。曾經次於第一人之繼陽賈誼耳。先生早年駢文。酷摹洪北江。至是始悔之。故曰恥角稚存。謂恥與洪角逐耳。自此論出。人皆服其精識。

續青蓮句

綏成嘗言李青蓮日月照耀金銀臺之句。爲千古才語。無與儷者。嘗作長句足成之云。落花沈沈盈我杯。香風裂雲仙靈來。文章燦爛錦繡谷。日月照耀金銀臺。無思不憂性彌適。有美人天所孩。惟清惟窈萬寶集。今知造物憑何才。余當時亦次韻和之云。江湖爲杓海爲杯。一口吸盡天池來。文章織成雲錦段。日月照耀金銀臺。驅遣元動作功狗。玩弄權宦如嬰孩。歲星在庭交臂失。可憐漢武非仙才。今綏成之風流談吐。不復可觀矣。檢閱舊稿。彌增腹痛

薙鬚詩

昔人有既留鬚而復薙之者。其友仿唐詩句嘲之云。老大離家少小回。鄉音無改頰毛摧。老妻相見不相識。笑問兒從何處來。可謂謔而近虐矣。

近人名與時事對

有取近人名及時事作對者。如孫中山對徐東海。康南海對岑西林。三角聯盟對四頭會議。皆如天造地設。巧不可階。余亦效顰作數聯。特錄於此。以博閱者一粲。如孫逸仙可對女活佛。葉譽虎可對花狸貓。(天津老妓名)張一麟可對嚴獨鶴。徐佛蘇可對繆賊菌。姜桂題可對梅蘭芳。鄭正秋可對胡彬夏。燕三小姐可對馬二先生。武豔親王可對文學博士。赤塔政府可對青島問題。忘八總理(某總理自稱)可對夾二先生。乞丐偵探可對烏龜會議。(皆北京近事)虎威將軍可對豚尾大帥。南北雙總統可對真假兩博士。抱上汽車可對脫却布褲。不知能與前列諸聯。相頡頏否。

劉喜娘歌所本

新聲第三期。載某君劉娘歌一首。香豔絕倫。才氣尤排戛。洵當行出色之作也。然其用意實

## 某富豪之家庭

六十八

有所本。按陶靖節閒情賦中一段云。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衿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元鬢於頰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閒揚。悲脂粉之尙鮮。或取毀於華妝。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畫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風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願衿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此實某君詩之所脫胎也。



## 社會小說 某富豪之家庭 (續)

明道

且說綺華同錦文兩個人到了新世界。進去閒走一回。綺華低聲對錦文說道。怎的不見前來。錦文道。豈有不來之理。二人一路說著。走到跑水場邊。見裡面走出一個少年來。穿着一身西裝。見了兩人。便道好了。我等了你們許多時候了。且到上層僻靜處去談話罷。此時新世界。紅男綠女。熱鬧異常。電光耀目。樂聲盈耳。如入不夜之城。如游五都之市。三個人

都無心觀玩。一直走到人跡稀少之處。在石凳上坐定。少年便沉着臉問綺華道。前天我寄給你們的信。瞧見了麼。綺華含笑答道。看見了。並非我等有意不肯。實在一時不及湊數。請你原諒罷。……少年冷笑道。也好。你們兩人留心些。我今天也不來得罪你們。所以你們儘管放心。錦文道。你且不要急躁。綺華妹妹的話。還未說完。我們今天帶了五百元在此。其餘之數。問你能否展期十天。少年聽說有錢。便笑道。這總可以。你們交給我罷。綺華便從身邊取出一捲紙幣。遞給少年。少年接了。揣在懷中。立起身來道。今夜我有要事躡身。不能奉陪。後天在某園相會。千萬不可爽約。兩人低聲答應。少年便忽忽走了。綺華同錦文也立起身來。只見綺華眼眶中含着一包珠淚。顫聲說道。這裏也沒有什麼好玩。回家去罷。錦文道。此時伯母還在戲園裏頭。你一個人冷清清的。如何回去。你肯到我家中去住一宵麼。綺華點點頭。便同錦文一齊走出新世界。仍坐着馬車。向盛家而去。

做書的做到此間。少不得要把那少年交代清楚。原來那個少年。是上海拆白黨中的會員。綺華和錦文。都是十七八歲的女子。情竇初開。春心易動。那裏懂得外間匪人的引誘。加着他們父母。有的是自身不正的。有的是在外做事忙碌的。一任兒女在外做出什麼天塌的事來。

他們也還糊裏糊塗。假痴假呆。所以綺華等常在遊戲場中出入。便入了人家圈套。既經污了身體。又被黨人屢次恫嚇要挾。詐去了不少銀錢。這天黨人寫信要向他們借洋一千元。兩人沒奈何。不敢不應。暗底湊足了五百元。便到新世界來奉送。這也是自作之孽。可憐不足惜了。

唉。徐氏的一門人才。看書的也約略明白了。只是還有一個風流隊裏的健將。遊戲場中的大王。少不得也要略說一番。那人便是善建的大公子瑞香了。你道瑞香向他父親所說的借款。果然真的麼。非也。原來瑞香時常在他父親面前撒謊。還記得前年拿了幾頂山水畫軸。來說他是唐伯虎揮南田的真手筆。有人要賣給他。其實都是贗貨。善建也是個精明人物。要到古董店裏去估價。瑞香便預先到一家有名的古董店內。向店主說通了。再同善建去估。自然說是好貨。善建一一出了重價買下。後來。給人看破。善建責問瑞香。瑞香推諉不知。也就罷了。此次瑞香眷愛了一個北里名花名玉琴的。用空了許多銀錢。沒處挪移。便又畫了妙計來騙善建。說得頭頭着實。善建究竟相信自己兒子。便依舊答應。瑞香歡歡喜喜。取了兩萬元的紙幣。便到玉琴那裏去尋樂。所以這天夜裡。只剩李氏同婉華吃罷大菜。別了趨時兄妹。坐

了汽車回家。此時善建已是一枕黃粱。到華胥國去了。

一天正是婉華二十歲的生辰。他母親便華麗堂皇的替婉華做生日。依着婉華的心理。要請亦舞台唱堂戲。善建以爲糜費太大。便不肯應允。婉華在他娘面前哭了半夜。李氏百般驅慰。方纔過去。那時婉華綺華面上的女同學們。以及李氏結交的許多女友。徐家的親戚。一齊都來拜壽。珠繞玉圍。酒綠燈紅。十分熱鬧。有的是聽說書。有的是看雙簧。有的是聽蘇灘。有的是看魔術。有的是叉麻雀。有的是打撲克。說不盡的許多頑意兒。足足鬧了一夜。來賓都是盡歡而散。只有善建是爲著孔方兄肉麻。不大快活。李氏等也曉得他脾氣。讓他去休。隔了幾天。善建一個人坐在書室中。看報消遣。忽然僕婦呈上一封書函。說道大小姐交代給老爺的。善建接過。自言自語道。好希奇。他寫什麼信給我。便向僕婦道。大小姐在那裏。僕婦道。大小姐同二小姐一齊到江灣看跑馬去了。說罷笑了一笑。退將出去。善建便拆開一看。內中說道。

父親大人膝下。兒等甘冒不韙。有數言上稟。尙祈鑒察。兒等非有財產繼承權者乎。父年老矣。今茲所有之家財。似宜早日分給兒等。俾兒等有財產自由之權。不必屢屢向阿

父絮聒。如丐者之索錢也。蓋阿父天年後。無論如何。此財產終爲兒等所得。則何如析之於生前。以免終年之煩勞乎。阿父以爲然否。

末署瑞香婉華綺華等三人名字。善建看了。氣得兩目呆瞪。半晌說不出話來。良久嘆道。莫爲兒孫作牛馬。這句話古人真是說得不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想起自己幼時父母早歿。零丁孤苦。一個人出外學商。後來幸虧手段靈活。時運亨通。漸漸的結識一般達官貴商。無日不是慘淡經營。忙碌盤算。好容易積了十多萬家私。娶了妻子。生了兒女。總算一路順風。安樂過日。然而自己仍舊不肯歇息。前年在顏料和米麥買賣上。又賺了幾十萬。方纔得有一今日。又做了銀行行長。人家都說我是范蠡重生。計然第二。不料這幾個不肖兒女。同他們母親。偏是不曉得銅錢來的煩難。只當整千整萬的都是容易到手。一個月到要花去幾千元。有時還要無限制的要錢。我本代他們憂愁。他們竟敢寫這等信來開口逼我麼。罷了我早晚死了。這些家私都歸他們收管。我又何必要做討厭的東西。死守着不放呢。但是我辛辛苦苦。拚得來的錢財。眼睜睜看他們如此浪費。心中真是難過。善建一個人正在喃喃自語。只見老僕徐福帶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子。走進來說道。老爺。這是我的小女兒阿金。要想在小姐跟



前做個使婢。老爺可肯收用麼。何金也走前嬌滴滴的叫了一聲老爺。善建本來在那裏轉念頭。心中大不快活。便答道。可惜我這裡人也夠了。且等以後再說罷。徐福見善建拒絕。不敢再說。正要想出去。不防阿金說道。老爺。我父親前天回家。說二小姐要添用婢女。我想我一家四人。我爹爹母親都老了。又是貧窮得狠。做女兒的總要盡些本分纔好。我阿姊在香烟公司中做事。我雖年輕。只恨吃着父母的飯。不會賺一些錢來孝養二老。心中實在難過得狠。難得有此機會。故此央求爺爺帶我前來說項。請你老爺哀憐我們的貧困。讓婢子在此間執役罷。說了眼淚溶溶。流下淚來。善建聽他說得如此婉轉。看他小小年紀。却恁地理會得這些事情。不覺觸起愁腸。有無限感慨。長嘆一聲。便對徐福道。你的女兒真好懂得人事。我看他分上。留在這裡罷了。徐福聽說。連忙同女兒道謝。善建又取出一本支票簿來。說道。你們且等一刻兒。使用筆在一張支票簿上。寫了三十塊錢的數目。然後撕下來。授給阿金。說道這些小款。我送你添衣服的。不要推辭。阿金便叩了一個頭。說道多謝老爺的賞。接了支票。徐福也是上前道謝。便同女兒走出去了。父女二人到外面。更是不勝喜悅。惟有徐福想他太爺素性慳嗇。未嘗輕有一錢。賞賜下人。怎麼今天聽了阿金的話。如此慷慨起來。不

明其中緣故。只說道阿金運氣。阿金運氣。

(完)

● 諸 詞 四 亡 詞

慶霖

奉逸梅社兄書。索我諸文苦無以應。忽友人賈子彞來。君極洒脫。尤好作滑稽語。因與論煙酒嫖賭事。得小詞四首。尙覺清穎。用特錄奉。藉以塞責云爾。

臥對小燈前。吹短笛。拭鋼杆。精神抖擻意纏綿。一口兩口。左邊右邊。吞雲吐霧誰能匹。泡吸盡。熱茶充口。快活似神仙。(煙)

酒店常相邀。杯在手。性自豪。猜拳行令樂陶陶。三拳兩勝。無須戴帽。飲得壺空饑兒空。醉沉沉。抬將歸去。明日再相招。(酒)

孽海易沉淪。風流債。定前身。私門妓館何須問。芙蓉帳裡。總覺銷魂。諺云任做風流鬼。理花下。雖死猶生。何必計前程。(嫖)

永晝最難消。又麻雀。趣最饒。大家何妨看一朝。輸贏休問。且解無聊。不怕他衣食難謀。只須將。三同六索。拈在手中敲。(賭)

● 筆記 十笏天花室筆記

一七

東海蓮花石詩

頃遊北戴河。見豐碑一。紀今東海題蓮花石詩二絕。石質堅潤。字體甚類清高宗。驟視之幾疑爲乾隆御碑。詩曰。海上濤頭幾萬重。白雲晴日見高松。蓮花世界神仙窟。孤鶴一聲過碧峯。漢武秦皇一剎過。海山無恙世云何。中原自有長城在。雲壑風林獨寤歌。下署水竹邨人。水竹村人者。東海別署也。二詩曾載水竹村人集。其時東海隱居蘇門。（東海築水竹居於輝縣蘇門蘇門山水清幽有孫登邵康節孫夏峯等遺蹟在焉端溪陽殉國後亦返葬此離京漢路潞王墳站計華里二十五里路本崎嶇今已修築馬路平坦直達矣）正河間翁代理極座。百政叢脞之際。其曰。秦皇漢武。當有所指。而寤歌之一寤字尤存婉蓄。中原長城云云。則又孟子當今天下。舍我其誰之意。可見賢者用世之切。固未嘗以身在江湖。稍易初衷也。

某營長

豫相某營長。向爲綠林健者。慷慨有義行。其徒敬信之。咸爲盡死力。南沿黃河。北至順德。縱橫數百里。呼吸立應。虎而冠多財而不義者。無倖免。鄴城本駐有官軍一團。團長某甲。衰邁無能。屢勦之。不克。一夜。某以數十人逼城挑甲。甲怒。出一營與戰。未及明。多

## 第

## 五

## 期

棄械走。死者且狼藉。甲怒甚。明日復戰。又大敗。久之。甲遂畏某如虎。聞風生戒矣。紳某乙者。官囊頗裕。其父死。發引之日。一時士夫。多爲執紼。素車白馬。充塞道左。某率騎要於路。盡劫送喪者以去。乙急棄麻衣哀杖。雜廝養中。返走入城而免。先是乙畏某甚。預乞官軍一連。戒護前行。荷槍實彈。氣象殊壯。至是相顧色駭。偵某去遠。始作勢遙擊之。某既歸。一一判定取贖價值之高下。某若干。某富。若干。某多行不義。某培克甚。某製金丹。殺人無算。各若干。限日取贖。違者盡殺。諸被劫者。殼聽命。未及期。一贖歸。某歲。北地大旱。直隸尤甚。某發藏開賑。人粟一斗。金一餅。幼孩半之。於是望風歸者。旬日間。達萬人。一日。某忽致函知事某謂來者日衆。杯水車薪。苦不能濟。願告貸金粟各若干。不然。將驅飢民。入城就食。知事大恐。急邀諸紳富就團長某甲會商。諸紳富懾於某威。嚙不能聲。結果舉代表馳慰某。許詳保營長。并乞其先事就撫。保衛閭閻。一面急集款。暫設一粥廠。安置飢民。辛酉春。成愼之亂。某甲被逼而去。鄴城陷。亂軍大掠。某率本營。巡護城東一帶。居民均護免。及蕭師掩至。成已走。論功行賞。遂實授某營長焉。

自禁煙之令頒。煙值奇昂。投機者。遂製造一種代煙丸。名曰金丹。大如粟黍。五色隨染。所謂槍上戒煙丸紅丸白丸藍丸等者。均此物也。方中全用西藥。其主要者。爲海洛英。士的年等。海洛英據西醫驗爲嗎啡之精。其毒無比。故藥不多。祇十一二味。而嗜之者靡弗短命死焉。此方創自某國人。今吾國秦隴直魯等省。遍地皆製。豫晉尤甚。其所以然者。北人性懶。在未禁時。嗜好既深。（往往令婦女任耕作十指所得供彼吸食洋煙之用）既禁後。又不樂戒除。生財不易。坐是煙遂不復可食矣。當金丹初出。每丸不過五文。吸後精神勃發。勝煙數倍。攜帶亦便。彼蠢蠢者。至以此爲天賜代煙至寶。此金丹之所由名。而盛行北地之所由來也。及癮已成。覺一刻不能離此。且非漸增不可。吸食一二年以上者。往往日至五六百丸。操利者價亦逐漲。聞今已至十文一丸。尙有增無已。至病已深入。噬臍無及。瘦骨病榻。呻吟待死而已。據云此毒無解。其入心者每顏赤。入肝者每顏青。推之入肺脾腎者。亦各隨其所屬而顏色異焉。至四五年以上。則腸熱腹瀉。鼻血氣喘。去死期不遠矣。聞操是業者。往往七八年間。暴富至數十萬。中等以下人。無弗嗜此。合六省計之。其銷數可知。今北地已成爲金丹世界。長此而往。其禍又何止於洪水猛獸哉。其所以銷行無阻者。聞賄通不

## 媽七你害了我

七十八

宵軍警爲之保護。且喪心之官。亦頗有私設公司。以爲漁利者。余嘗謂北地三多。兵土匪金丹。再加飢饉。無噍類矣。

## ● 小說 媽媽你害了我

瀛洲

蕙仙底媽媽。一個人坐在房中。心裏兀是快樂到了不得。伊爲甚麼這樣快樂呢。因爲伊底女兒蕙仙許配給個很有錢的富翁。

成全這件親事的媒人是張嫂嫂。伊是一個善於花言巧語的婦人。所以無論甚麼事。一經伊如簧的唇舌。沒有不說得活龍活現的。伊既生了這樣利口。就仗着這兩片皮過生活。好在伊幹的生活。是兩千多年以前的聖人特許專利的。就是「媒」字以下的一個「灼」。除了「父母之命」以外。什麼男女。都逃不出這。「媒灼之言」的。

蕙仙底媽媽。是與伊比鄰。雖不十分親熱。但不時也互相談天。伊看見了蕙仙生得和天仙化人一般。心中便存着個販賣的思想。沒有多天。恰巧米蛀虫李洪要討小老婆。來託伊物色人才。伊不待思索。便把蕙仙頂了上去。

大凡種種罪惡的成立。無非金錢作祟。就是舊式婚姻陷害許多青年。倘然沒有金錢在當中。

我可以決定世間上一對一對冤家似的夫妻。可以少得許多。

當時張嫂受了李洪之託。伊自己一想。要老老實實去做媒。說給李洪作妾。蕙仙底媽媽不肯。豈不失了一宗大財香。還須用傍敲側擊的手段。使伊自己套上來。主意想定。便到蕙仙家來。面上仍若沒事一般。指東畫西。慢慢地談到李洪今年販米怎樣發財。勢力怎樣偉大。直說得「寡二無雙」。

婦人家耳根本來最軟。又最貪勢利。蕙仙底媽媽聽了張嫂嫂的話。心裡便癢癢地。恨不立刻去和李洪攀一門親眷。也可以誇耀給人家聽聽。伊心裡這樣想。面上就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神情來。

張嫂嫂既生了一張利嘴。還長着一對愛克司光似的眼睛。一見蕙仙底媽媽這樣神情。心裡便猜透伊羨慕李洪到萬分了。自思大好機會。不可錯過。於是又隱隱約約吐出李洪要娶妾的語氣。並且歷說某家姨太太怎樣得寵享福。某家姨太太怎樣生兒扶正。某家姨太太怎樣蔭庇母家。生女寧嫁富室做妾。勿與貧漢爲妻。蕙仙底媽媽。因爲貪着虛榮。這時也想靠着女兒享些幸福。竟央張嫂嫂設法。情願把蕙仙許給李洪。這正是張嫂嫂所求之不得的了。蕙仙是個

媽七你害了我

不讀書的女子。聽見伊底媽媽告訴伊。嫁過去可怎樣享福。倒也紅着臉。沒有甚麼話說。

八月十八那天。是可憐的蕙仙送進地獄的日期。一番俗例。自不能免。但李洪底大婦。本來是著名雌老虎。聽得李洪娶妾。心中已一百二十分不滿意。又見蕙仙長得比自己美麗。醋潮更一陣一陣的湧上心頭。第一晚。因為許多親朋在那裡。不便發作。第二天。實在壓不住了。就擊桌拍凳的罵了一頓。蕙仙是個獨養女。在家何等得寵。怎樣受得伊的氣。就嗚嗚咽咽地哭起來。這時越得伊氣惱。索性拿了棒恨恨的打過來。李洪立在傍邊。呆呆地看着。却不敢作一聲。

三朝回門。蕙仙底媽七。拉着蕙仙底手。問長問短。蕙仙祇是流着眼淚哭。停一回兒。指着手腕傷處。斷斷續續地說。「媽七……你害了我」。

● 贈綠牡丹 (用疑雨集句)

(上)

綠·芳·紅·蕤·樓·主

蕙蘭心性玉丰姿。畫出娉婷賴有詩。色藝果然推第一。天教分付與男兒。  
雲作雙鬢雪作肌。橫看側視總相宜。情知不負周郎顧。隻字悠揚刻漏移。



看來風致較前多。秀髮明眸粉玉搓。底事沈吟又似笑。最宜人處是溫和。字字雕梁落細塵。一聲淒調激芳脣。平生多少尊前恨。此意誰人識苦辛。喉音嫋嫋齒泠泠。歌會愁心暫喜聽。慧絕眼波頻送語。一回低媚一回曠。悶拈葉子強尋歡。暫作排愁事一端。世味如茶嘗欲徧。逢人真覺笑啼難。塵冗何曾半日無。清狂判得費工夫。能知細膩風光處。祇悔從前領略麤。爲伊寥落爲伊忙。定用閑愁萬斛償。終是護花心意切。歸來衣袖糝繁霜。偶然風調入篇章。筆寫蘭儀語亦香。別有關心人未覺。一生多累爲柔腸。度曲曾隨穆善才。栽培豔質向瑤階。從來不作多情調。放誕緣君勿浪猜。

(下)

一篇纔了又重題。卻到含毫思轉迷。要識寸心相喻處。隔晨不見便淒淒。歷歷鶯聲說太清。斷紅蛾綠越分明。看來姿韻超天下。單點名花第一名。瓊樹瑤枝分外清。玉人風格照秋明。頻聞歌調干雲響。曲罷猶疑脆管聲。如花人在散花筵。豔似天魔靜似禪。一曲清歌高閣迥。眼波心事暗相牽。

贈綠牡丹

八十一

周郎顧曲阮郎琴。妖唱欣傳作者心。况是可兒能不愛。未曾識面已情深。  
 願郎風貌只如前。數見何須慮不鮮。若個筆端能寫照。一回經眼一回妍。  
 索酒追歡意不窮。尊前長捧玉杯空。故噴平視遮生客。贏得羞紅似酒紅。  
 廢卻如花幾夜眠。月痕依約話蟬聯。玉人相顧時時笑。此夕腸迴幾萬千。  
 雙睛點漆面凝酥。笑靨愁蛾一世無。紅豆數來誇記曲。鳳皇聲韻不如雛。  
 自笑猖狂浪得名。知音惱說是多情。歌酣酒熱來孤憤。國客閑將國艷評。

● 劇 譚 皮黃通論

少卿

皮黃代崑劇而興。爲樂界盟主者。殆百有餘年。耳目所觸。幾有家弦戶誦之勢。可謂盛矣。考其所以風靡全國者。可得而略論之。若夫聲調藝術之事。則俟諸異日焉。

一。世運之關係

滿清入主中國。竭力提倡風雅。鼓吹文物。以撫綏人心。康乾之世。海內承平既久。其弊漸趨文弱。崑劇盛於朝野。競尙藻采之作。堆典之風日盛。靡靡之音遂出。至今召一江浙人。情其唱崑曲。則開口便是尼姑思凡。否則樓會酬簡。雌聲浪氣。搖頭乜眼。其一種之酸態。

足以亡國而有餘。况在當時南崑流行之際乎。在文字令人聽之而沉悶作嘔。在聲調令人聽之而昏昏欲睡。夫人不耐無樂。故社會自然有一種改革之要求。於是皮黃雜吹腔而起。一反南崑之弊。詞句以白話本色爲主。聲調以激昂慷慨爲貴。間接繼元曲之統。復兩化之仇。（元曲重本色。聲音激昂。至明中葉。南曲創作。代而有之。北曲名雖存而實亡。清季皮黃崛起。宗北曲律。讀中原音扼南崑之噪。使不能振。不啻爲北曲繼統復仇也。）此世運之關係。自然而得之結果也。

## 二· 變遷之關係

皮黃肇造於鄂。因接壤於皖。遂流入徽州。有徽調之稱。厥後避洪楊之亂。盡徙京師。四大徽班。名振一時。僑居既久。乃有京調之稱。當是時也。內庭獎勵於上。百僚從風於下。京調遂樹天下之風聲。黃河流域。翕然從之。根本固立而霸業成矣。當皮黃起於草莽之間。勢力所及。不過鄰壤之三數州縣。特土調耳。規模簡單。殆無可言。及其西播於川東入於徽。此爲第一期之發展。然巴蜀天府之國。不利交通。故蜀中漢調。至今無變遷之跡。夫徽固皖中文化中樞。曾感行崑劇者也。皮黃因感一變化。始仿崑劇。擴大其規模。厥後西浸於汴豫

。東浸於淮徐齊魯。此爲第二期之發展。殆入京師。與秦腔爲勁敵。觀苑派崑曲之完美。經南府之修飾。(清之南府至今藏脚本極夥。曾進呈御覽者)於是乃有斐然可觀之文物。京調之名成立。絃索遂徧於中國。此爲第三期之發展。稱極盛焉。設使皮黃不經徽京之變遷。決不至如此。(漢調至今不行於京滬間)雖一聲樂之興衰。亦經險阻艱難。與百世之蘊釀。凡百世事。豈偶然哉。

### 三· 皮黃自身之關係

皮黃自身。有三特長。一不定宮調。任人發揮天賦。(崑劇限某曲唱某宮某調不便伶人聲帶)一取材稗官小說。盡人知其故事。一用白話文。婦孺明其所指。有此三長。故受社會狂熱歡迎。論其最得力處。尤在於用白話文。原人時代。只相示以語。無所謂文。殆古今相去既遠。文言始分兩途。然歌曲以言志爲的。宜明白通暢。庶入耳便解。自美文以典麗爲貴。南寬承其法門。流爲大弊。以堆典爲雅。以鑿牙爲文。於是厭聽崑曲者衆矣。皮黃起壘畝間。務以白話爲體。乃成不世之業。使南崑無堆砌酸腐之弊。爲淵駸魚。焉得有皮黃之興哉。

●絕句  
閑閑山莊八景

吹萬

迴廊玩月

月出向東山。迴廊明一半。漸覺滿中庭。更深猶獨玩。

高閣看雲

迎面起白雲。萬疊厚難舉。朝暮不厭看。人情那似汝。

柳岸鶯啼

陰深路欲迷。柳絮紛成片。何處幽人居。黃鶯啼百囀。

荷池魚躍

澗水益清。荷香心更妙。魚躍見天機。臨流罷垂釣。

碧山暮靄

雨餘夕陽明。山色呈斌媚。一角聚雲多。入暮轉蒼翠。

綠灣晴波

一水喜當門。秋光足飽領。乘興泛扁舟。照見波心影。

槐蔭迎風

閑閑山莊六景

高槐數十株。蟬鳴聲嘒嘒。爲慕舞雪風。于焉此小憩。

梅林賞雪

忍凍步梅林。雪壓枝頭淺。是雪是梅花。荒荒渾不辨。

● 社會小說 維新小史

煙橋

第七回 除迷信投佛入瀾 積功德修像募捐

上回說到王朝棟提起旱煙筒。想打孤根。被斜刺裡一人擋住。可知是誰。不是別人。乃是同來的周心美。他見着起初兩邊還有些客氣。到了後來孤根說的太不爲朝棟略留餘地。恐真打成了。豈不是笑話。當卽一手擋住。說道。好了好了。各有主見。不必爭執。我們回去罷。恐近上課的時候了。孤根聽了起身道。想這頑固的東西。不可以言語感化了。去罷去罷。就同着心美下樓而去。朝棟氣得面如土色。在一個閣子裡喝茶的。怕着孤根的詞鋒利害。不肯去當面捱罵。如今他去了。都走攏來替朝棟排解道。那些年輕子弟。不懂什麼。不值得同他賭嘴。出言不慎。將來一定受着橫禍的。朝棟發了幾聲乾笑。默默的坐了一下子。也自走了。隔了幾天。那茶煙閣裡的茶客。却又議論紛紛起來。朝棟指手畫脚。唾沫如雨。點一般向四

下酒來。閣子裡個個豎起了耳鼓。聽他。有是還轟了一陣笑。有時夾雜了幾聲臭罵。讀者試猜是那一回事。原來知恥學會裡。請了一位英文教習。姓蔣名起。却是浙江溫州府人。是極端的維新派。有一天星期日。同着三五个學生。到四鄉散步。走得疲乏了。往一座報恩寺裏去休息。那寺已是極古。門前四株大槐樹。已有一抱圍圓。走進了大殿。瞻仰了一番。却沒見一個人。就在殿上蒲團上邊坐了。就中有個姓武的學生。對着姓榮的學生說道。你素以子龍一身是胆自命。可敢在此殺野麼。姓榮的道。可是把這泥傀儡打碎麼。那有什麼不敢。旁邊有一個狠是懦弱性成。人家題他個綽號叫死貓活食的。說道。不要在太歲上動土了。這裏的菩薩。狠是靈驗。我們祖母說。我在二歲時候。出了天花。已經有氣沒息了。十外個醫生。都束手無術。我祖母四處求仙拜佛。籤訣上都還絕了。沒有生望咧。後來在這裏求了一擋籤。却沒有還絕。只說誠心服着仙方。可以挽回。足足的吃了十多天仙丹。果然漸漸的好了。那豈不是靈驗麼。蔣教習道。休說靈驗。如今我來試驗一回。看他有何神通。說時走到大殿的龕子前。把一尊金裝的阿彌陀佛。手提着走出廟外。大家也不去阻他。但跟着笑着。看他把這佛投在橋下厠坑裏。真個是一佛出世五佛涅槃。可嘆這個佛。天天開着笑口。好像敲開木

魚安坐着。受着人家的香花供養。任憑人家愁眉苦臉的求他。兀自對人笑。如今入了五濁惡世的最濁物中間。不是笑不出要哭了。却巧遠遠的走來一位老婆子。頭上戴了一頭野花。穿了一件大袖的夾襖。提一籃香燭。一手捏着一串念珠。嘴裡兀在呢呢喃喃的念着阿彌陀佛。不曉得阿彌陀佛。還要念救苦救難觀世音咧。大家見有燒香的來了。都走進去。裝着初到此地模樣。那老婆子到了寺裏。見着許多人在那裏。以為不是求籤。便是還愿的。怎的沒見香火呢。問那幾人。都說道。不曉得。不知道可死在裏邊。老婆子嚇了一眼道。你們不要罪過煞咒人。一面說。一面向裏邊尋去。停了好一回。却仍是一個人出來。只得自己把籃開了。拿出幾對臘燭來。在佛龕的面前插着。只聽得外面嚷道。老婆婆。對不住。待我來點燭罷。我剛走了前村去。得罪得罪。請坐罷。一面說着。一面走來。接香燭。老婆子一看。却是香火來了。那香火一斜眼見那邊還有幾個不尷不尬的人。狠是納罕。却見佛龕前一尊阿彌陀佛不見了。知道這一輩子有些關係。便道。那一位藏過彌陀佛。快些拿出來罷。姓榮的嘻嘻的笑。姓武的道。你要那泥傀儡麼。還是從新喚佛匠重造一個罷。姓榮的道。重塑了不到幾日。仍舊要沒有的。那個綽號死貓活食的對他說道。我來老實告訴你罷。這個佛。在橋頭坑廁裏



呢。香火聽了。氣的爆跳如雷。說道。好呀好呀。你們竟是長毛了。怎的沒天沒地的。幹了這樣的事來。停一回我去告訴王老爺。一定要把你們這輩子辦個服貼。纔是。蔣先生聽了。趕過去。對着香火那張草紙般的面孔上。打了一記巴掌。打得他眼前五花八門。不敢說痛。姓武的同着姓榮的。看風使篷。走到兩邊。把判官皂隸。一個個打得鼻破泥流。啞口無言。連籤筒筆架。當着鑊子放了。說道。索性一起告訴王老爺。見得鄭重些。便一轟的出去了。這裏香火哭得如淚人一般。老婆子見着去遠。同着香火對着門外。你一聲。我一句的破口大罵。罵了一回。老婆子也去了。香火只得趕上市集。把這件事告訴廟東王朝棟。朝棟料知是孤根的學生。他們一定說什麼破除迷信了。因此也不好去責問他。只得說道。待我一面去理論。一面募化修理佛像便了。香火去了。到了明天。朝棟便把這件事在茶煙閣上發表。那時振振有詞。言之成理。更兼舊時迷信神權的思想。還存在人人的腦筋裏。自然有許多。表着同情。朝棟心想。這個機會。便可以造福於我了。便命幾個劉王會裏會首出來寫疏。他自己以身作則。先捐了十元。大書特書在緣簿的第一行。後面便有幾位老爺太太店鋪公所。陸續的捐下來。至少也有三百元左右。因為大家礙着董事的情面。又是佛天面上。所以總

## 第

## 五

## 期

比着別種慈善事業容易些。不到一個月。早有了三百餘元。那朝棟便天天一早親自到報恩寺裏。指揮那些佛像。東添一手。西裝一足。很虔誠的模樣。午飯還是吃的寺裏素齋。所以大家只說他爲菩薩出力。不疑心他有什麼秘密的黑幕在裏邊。足足修理了五十天左右。早又是金光燦爛。耳目一新。燒香的分外高興。香火又多賺了幾個點燭錢。請方錢。供他多吸幾筒雅片烟。總算菩薩償還他一記巴掌的代價了。那會首也得了一分辛苦錢。餘下的不知多少。都是王老爺的酬勞了。只是那彌陀佛。兀自還在坑廁裏呼冤呢。那會首中間有一個綽號喚做赤練蛇的。對着朝棟說道。菩薩開光。須得出會。纔有體面。朝棟一想不好。便還絕他道。免了罷。收下來的疏錢。開銷了佛匠雜作。已經缺了十多塊錢。都是我賠下來的。再要出會。那就力不從心了。會首道。可以再寫些疏。朝棟搖着手道。不行不行。此次沒有寫得多少。已是熱面看人冷面。熱話受人冷話。若再去寫。恐怕沒有第二個我了。二則如今有那些新派。他們見着修像募捐。已經眼紅氣漲。若再出會。難保不出來阻撓。現在的官府。不比從前的敬天重神了。你還不見那白話報上做的點觀音燈歌。說是觀音不見來人世。空使家家蠟淚垂。這些些小費。兀自要譏諷呢。那會首見其計不售。只得罷休。正是

心卽是佛。冷落莊嚴都不涉。我先入獄。詆毀崇拜盡無聞。

第八回 恨壓刺激起風潮 謀革命潛行海上

作者一枝筆。寫不來四面文章。如今要說到吳江城裏松澤學堂那班學生。一天一天的過去。就中很有幾個束身自好。專心求學的子弟。只是那許多人。都是未青一稔的少年。在從前縣考時節。也曾胡鬧過幾回。到了現在。那種童心。兀自未除哩。堂長陸希蒙任了兩年的事。覺得人才造就。既是不多。風氣竟大是囂張。自己又年邁。精神總是散漫了。那些學生都像怒馬一樣。稍縱羈勒。卽易奔放。所以希蒙很想薦賢自代。免得再因循了。那時却巧有一位新從東洋留學畢業回來的金自強。他雖是學的法政。同着教育是兩種性質。兩樣門徑。但在當初人才缺乏。有了一位新學巨子。便覺得九天墮下天孫來。無事不行的了。希蒙就做了稟稿。向兩縣知縣辭了職。又當面推薦自強。才可勝任。那兩縣知縣。苦苦挽留。爭奈希蒙已是決心脫離。他說我是守先待後的人。以後的創業擴充。只得奉讓他人了。當下見說也無效。勸也不從。只得請自強任了堂長。自強因爲剛纔回國。急切也沒有什麼美缺可尋。借此混。未爲不可。因便應命了。那時正是二月十八日。自強裝了假辮。穿了便服。便到松澤學

## 第 五 期

堂裏就職。早由庶務員告知學生。在禮堂上相互行了個相見禮。自強便把謙虛的說話述了一遍。末後又是一番勉勵的說話。大家散了。就議論紛紛起來。顧道生道。陸老頭兒。究竟和平忠正的人。從來沒有同着我們過不去。如今換了那位東洋留學生。恐怕於我們自由的習慣有些妨礙了。就中有個素稱保皇黨的魁首任潤身道。實在我們學堂裏的規則。也太弁髦了。須得整頓一番纔是。錢昌化道。呸。我們自己有自治的能力。何必要人家來干涉呢。王家俊道。他來了一定要做一回懲一儆百的事來。我們須得先給他一個下馬威看看。有附和保皇黨的費長康陸國治那一輩人。對着潤身使使眼色。暗裏扯扯衣角。便嘻皮涎臉的走開了。這一回從此門戶各標。遂成水火。按下不題。有一天自強偶到自習室的外廊裏走過。見着自習室裏。高談闊論。笑謔兼作。細看却夾雜着校外的人在內。到了明天。就掛了一塊牌示道。學堂爲潛心研究之地。自習收切磋琢磨之用。何可徒事清談。來無補時艱之誚。豈容招留閑雜。成羣居終日之風。倘來親友。有應接之室可留。苟無事端。宜門者之拒毋怠。已往不咎。爾後戒之。堂長白

昌化見了笑道。好文章。不圖於新學中見之。有幾個不明所以的。爭着索解。家俊道。昨天

我們同着幾個校外的朋友閑談。却被他看見了。纔有這篇文字咧。道生道。他有時也招着朋友在堂長辦事室說笑的。我們到那時。把這字條兒貼在他門口。使他也難過些。正在議論。忽見一個女僕。引頭探腦。問他爲什麼事體。他說金老爺可在這裏。原來是金堂長家的下人。昌化道。不在。快些出去。道生道。且慢。我有一件東西。託你帶還去。給你家老爺。那女僕便答應等着。昌化問道生是件什麼東西。道生只是笑。急急忙忙的走出去。停了一回。捧着很大的一包。方方正正。像玻璃模樣。光景是很重的。道生交給了女僕。並叮囑他道。不要弄。須得兩手平捧着纔是。女僕答應了。聽他。兩手捧着還去。這裏昌化便拉着他。盤問究竟是件什麼東西。道生笑道。機會難得。方纔煌煌告示。我已經報復去了。昌化聽了仍是不解。再去問他。他總是不說。也只得罷了。却說那女僕很鄭重的捧到家裏。出了一身大汗。他的主人自強。已還來了。便把到學堂裏尋他不見。一個學生把這件東西命我帶來的話說了一遍。自強見是報紙包着。又是很重的。想是照片鏡架了。解了繩結。拆開外層的包紙。裡面還是緊緊的包着。再把裡層拆完。不覺見了一嚇。原來不是照片鏡架。却是一塊日常掛在學堂門口的虎頭牌。上面寫着閒人莫入四個字。字外面還加着一個硃圈。自強很爲疑惑。

第

五

期

細尋有沒有字紙條兒。却一些沒有。他的女兒淑芳很識得幾個字。在旁見了笑道。爺爺那可不是爲着周媽走到裡面。所以纔來取笑呢。一句話早提醒了自強。點頭道。是了是了。因爲今天我掛了牌示。不許容留閑雜人等在校。如今周媽走去了。所以纔來報復了。倒也算得刁極咧。想了一回就重行包好。命女僕拿着。這一回不是捧。却是搗了。跟了自強。走到學堂裏。交給了門房。責備他不留心。連門前的虎頭牌。被人取了。都不知道。一面命周媽回去。那時已放學了。他走進了裏面。命庶務員召集學生在禮堂靜候。學生聽了。都同丈二金剛一般。正是摸不着頭路咧。就中只有昌化有一半明白。那胸中雪亮的。只有道生一人。大家到了禮堂。見堂長自強。已在等候。停了一回。人齊到了。堂長登了講壇。把方纔的事說了一遍。便查問是那一個作的耍。大家聽了。都是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覷。沒有一句話。堂長便道。你們不說出來。只得全體記過。昌化聽了不服道。就是我們作了這回事。也沒有記過的罪名呢。自強道。欺侮師長。不應該記過麼。道生也起來道。欺侮兩字究竟沒有痕迹。只好說是遊戲罷了。那保皇黨的首領任潤身道。你們兩個人。竭力辯飾。可是心虛了。費長康冷笑道。倘是你們作的耍。不如早些說了。省得我們一同受着不白之冤了。昌化聽了。

勃然大怒。就不顧什麼。便道。放屁。你不要口蜜腹劍。冤枉人家。堂長見秩序大亂。頗失體統。便喝道。休得胡鬧。如此囂張。大失學生身分。照這樣的放肆。不但要記過。竟要斥退。道生聽了便道。好好請你把我們斥退罷。便拉着昌化道。走走。當下除了保皇黨不動以外。其餘依違兩可的。也鼓着血氣之勇。都隨着道生一轟而散。一齊出了學堂。那時天已將晚。有親戚的就住在親戚家裏了。有四鄉來的。沒有親戚。便住在朋友家裏。其勢如錢唐八月之潮。堂長也阻擋不住。當日稟知兩縣知縣。兩縣知縣親自到來。把在堂的學生獎勵一番。一面把自強記了辦理不善的過。一面牌示許以自新之路。後來有幾個被着家長。帶勸帶責的逼散。仍舊進來。那昌化道生承康家俊費英一輩子。都沒有重來。却巧同里的楊磨劍。接着上海一位同志的信。說是在上海集了一個愛國會。可以研究科學。並且海上人文薈萃。可以結交許多志士。磨劍很願意去。只恨沒有同伴。家中老母。一定不放獨行。如今得了松澤學堂散學的信息。又打聽的昌化一輩子。都是很有大志的人。與他說了。一定歡喜。因此寫了一封信。說是男子志在四方。豈可鬱鬱久居於此。不如同到海上。一新耳目。昌化接着信。告知家長。並約了道生承康家俊一同前去。磨劍得了信。先兩日發了一封信去知照他

的朋友。到了四月十八日會集在同里。雇了一艘民船。到了蘇州。那時天色不早。便在青陽地一帶遊玩。當時描寫繁華旖旎的光景。有兩句詩道是。閶門過去盤馬路。一樹垂楊一畫樓。那也可見一斑了。到了明天。開船到閶門外火車站上。買了四張三等車票。把行李結了票。查票出門。到了月台。見火車轟轟的自西而來。都爭先恐後的上了車。停了一回。站長吹了警笛。那火車便轟轟的拉着向東而去。不到兩個鐘頭。過了八九站。纔到上海。已在午牌時分。下了車有許多客棧的接水。嘴裡嚷着客棧的名目。手裡執着客棧的傳單。立在四面。招呼客人。磨劍正想喚了接水。叫挑夫一同去領行李。忽的肩頭上受着拍的一下。回頭一看。却就是他的朋友黃中強來了。當下把昌化等三人介紹了姓名。中強便道。磨劍兄。也不必住客棧了。我們可以一逕叫東洋車。乘到法租界愛國會裡去了。昌化道狠好狠好。我們正在沒有頭緒呢。當下就喚了五部東洋車。那時道生已把行李領出。分裝在車上。各自坐了前去。只見六街三市。熙來攘往。擊穀磨肩。好個繁華所在。一時如走馬看花。也不能細細領略。不多一刻。已到了愛國會的門前。車停了。給了車錢。裡面走出兩個僕役。把行李搬進去。分發在空的臥室裡。中強叫了五碗麵來。各自吃了。詳細細細的把愛國會的內容說來。原



來是一所潛謀革命的機關。正在談得起勁。忽見外面闖進一人。怒目圓睜。喝道。休高興了。請你們到捕房裡去罷。正是

鳴棒當頭。域外勢力。痛心疾首。國內沉酣。

● 雜 錄 懷月軒硯滴

君博

單傳詩句

六朝唐宋明清。詩人之以單句傳名者。或五言。或七字。歷歷可數。如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薛道衡之空梁落燕泥。崔明信之楓落吳江冷。崔曙之曙後一星孤。薛道衡之庭草無人隨意綠。趙嘏之長笛一聲人倚樓。黃庭堅之二月春風似剪刀。朱草衣之破樓僧打夕陽鐘。潘大臨之滿城風雨近重陽。祇此寥寥五七句而已矣。然細核諸作。或長歌。或短賦。皆非單傳。獨有潘翁之滿城風雨。時值重陽。正在構思。忽催租人到。敗了詩興。卽此七字斷句。奉寄友朋。遂成千古絕唱。每歲登高佳節。倘遇斜風細雨。滿城膽敢題糕。誰不借此七字。作對菊持螯。酒杯間之譚助哉。

● 詩 話 個影廬詩話

夢鷗

懷月軒硯滴

九十七

## 個影廬詩話

九十八

個影廬吟草中。有風帆飄作裳旌影。雨杏嬌同繡譜花句。人謂余詩有閨閣氣。遂稱余吟草爲閨媛集。

樊樊山增祥不愧當代名手。其詩集中兩見鑊字。實爲古今人所從未用過者。茲錄於下。釵頭不鑊俸餘金。此春日贈內句也。山川全鑊紫磨金。此八月十六夜城上望月句也。

杭州太常卿陳星齋孫女名長生者。七律中有風軟閒花自在飛。又隔簾花氣欲生雲。的是佳句。胡石予爲南社中人。余深愛其詩。略錄數首。如曉行云。曉行徒步出南鄉。臘尾春頭景色荒。寒筱一叢村落遠。隔溪漁艇滿篷霜。相逢云。客子過征踏曉霜。村農入市手提筐。相逢半是曾相識。多道先生早異常。次金鶴望餞春韻云。青陽一瞬去吾曹。借餞春名快飲豪。綠酒紅燈相映豔。嫩黃燕筍紫櫻桃。閒愁云。一枕輕寒破夢時。曉風吹送角聲悲。偶因春尾一宵雨。又損桃花百媚姿。寂寞湖山須友共。依違仙佛耐人思。游雲莽七自來去。剩把閒愁入小詩。一雨云。一雨便淹久。人愁天亦悶。滿地落梅花。點點殘香褪。句皆清逸。

余偶記某君詩集中。有漁家新雨半篷煙。妙絕如畫。

范君博。吳縣人。曾覓戚飯牛有少年行贈君博云。一鞭得得大隄前。王謝風流美少年。笑入

吳姬春酒店。桃花馬繫綠楊煙。讀此詩可想見君博之風流跌宕矣。

● 彈 詞 紅 繡 鞋

飯牛。

第三回 逛湖

西湖舊名聖湖。在杭州錢塘門外。周圍三十六里。淨波如鏡。萬山環之。山水秀麗。甲於天下。自宋紹興蘇東坡作倅杭州。有却把西湖比西子澹妝濃抹總相宜之句。西子湖聲名。豔傳千古。後人說着西湖兩字。幾乎口齒生香。肺腸頓悅。傍湖勝蹟。有岳王墳。于謙墳。武松墓。蘇小墓。白公隄。蘇公隄。冷泉亭。放鶴亭。玉佛寺。金仙寺。南高峯。北高峯。呼猿洞。聽風洞。虎跑泉。龍吟泉。銀瓶井。運木井。初陽臺。讀書臺。煉丹竈。焙茶竈。雷峯塔。保俶塔。六橋三竺。橫嶺側峯。清逸風流。塵世無二。故從來名士美人。真仙奇傑。每到錢王城脚。西子湖頭。莫不流連俯仰不忍去。閒文休絮。言歸正傳。書中講到新鮮文明女子馮麗碧約同學趙小姐同玩西湖。天不做美。趙小姐忽抱采薪。這也是無可如何的。既然趙小姐不能同去。所有原約的東隣史娟娥。西鄰的褚瑩佩。舊同學蔣翠珍。戚曉若。舅表姊妹經七襄。姑表妹章馥雲。六位時髦姊妹。都是花枝招展。月影團圓的人物。到時絡絡續續多來

## 第

## 五

## 期

馮府齊集。一個個花團錦簇。玉琢粉搓。淺笑輕顰。迷蜂醉蝶。馮小姐更加打扮得娉娉嬌嬌。整整齊齊。比那六位姑娘。越覺得風流出色。古人有句詩。說道一羣嬌鳥共啼花。今日這七位玉人兒。真似一羣嬌鳥。共入花叢。直令老年人見之。也欲魂消。毋怪少年人見之魂與色授。蕩氣迴腸也。(唱)轎子一肩又一肩。七肩轎子接連牽。香風過處人爭看。疑是瑤台降謫仙。轎夫穩步如飛快。十里路程一霎間。已抵湧金門外關。柳浪聞鶯古渡邊。西湖就在眼前前。他七位小姐是。出轎將身閒立定。整衣衫整整罷整釵鈿。自有蕩湖船隻揀生意。笑眼迷花走上前。小姐連聲多叫應。請下船弗必講價錢。只要小姐寬宏隨意賞。請移蓮步下艙舷。那船家鼓動衝波槳。人影清搖水底天。正是日暖風和春景麗。綠楊花撲一湖煙。白隄橋斷蘇堤接。蘇小香墳芳草鮮。馮小姐是吩咐船家船小泊。上西泠橋上且流連。七位佳人齊上岸。光生湖水與湖煙。憐才亭卽在西泠堍。恨未帶長阡紙陌錢。荒土一坏今昔感。憐才亭到底有誰憐。(白)他七位小姐在西泠橋蘇小墓上。俯仰徘徊。這蘇小原是南齊時錢塘名妓。油碧香車。豔傳千古。宋朝蘇東坡先生作倅杭州。有柳色春藏蘇小家一語。其聲譽益爲人重。迨及清朝。袁子才翰林亦有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蘇小墓幾與虎邱真孃墓並稱。該墓年久失修。光緒

末葉。杭州太守林迪臣捐廉修葺。築浣花吟社於西泠橋畔。徵集四海文人。題詠墓聯。餘姚戚飯牛布衣應徵。句云。問世間才子佳人。到此尋春。誰是真心吊國色。看湖上青山綠水。於今無恙。我來灑淚哭鄉親。林太守得之大喜。爲之聖木。懸於憐才亭柱。戚宛若小姐。原籍餘姚而流寓仁和者。今見同族人。有題聯在此。更覺流連感歎。讀了一遍。再讀一遍。看得竟如痴的一般。麗碧小姐携了宛若的手。笑道宛姊姊你想什麼。吾們到秋社裡去逛逛罷。六位小姐。各各贊成。大家走下憐才亭。沿堤一逕走來。麗碧小姐在前。立定了不走。只見鐵短欄裏。豎着一塊四尺多高。二尺多方的石碑。上題着宋義士武松之墓。下題民國年月吳縣王某字樣。這塊石碑。斧鑿痕尙未退。硃色漆猶嶄新。係近時新立的。衆位見了。頗爲詫異。馮麗碧首先說道。武松這人。見於施耐庵編的水滸傳。原是梁山泊強盜宋江手下的強盜。強盜亦稱義士。小賊所以稱梁上君子。說得六位小姐。大家都笑起來。一面笑。一頭走。不幾數十步路。走過徐錫麟墳。卽是秋社了。七位美人。先先後後。陸陸續續。走上秋家風雨亭來。兩旁的對聯。却也不少。也有長句。也有短句。戚家宛若小姐。見了同鄉張長所撰的六月六日。秋雨秋風的一聯。瞻眺吟哦不止。馮麗碧與褚蘆佩亦復評賞不止。亭中懸挂秋瑾

。男裝小景一幅。頗有巾幗鬚眉之氣。非常景止。(唱)蔣翠珍立定仰遺容。巾幗鬚眉有烈士風。嘆我黃帝子孫遭壓制。算來三百載受牢籠。鑑湖女俠身遭戮。爲女界增光氣吐虹。至今廟貌在西湖上。千古芳名風雨中。秋雨秋風人怨煞。愁人愁雨又愁風。莫須有二字成冤獄。今古維鉗一樣同。湯陰男子山陰女。璿卿鵬舉說遺蹤。感人生誰不是南柯夢。遺臭流芳總是空。翠珍小姐是。想起當年秋氏事。怎教人不淚珠紅。(白)那蔣翠珍小姐的母親。原與秋瑾是同學姊妹。間時常談起秋瑾軒亭之事。現在他瞻仰遺容。自然悲從中來。未免珠淚淋漓滴下也。(唱)看他七位女千金。似粉蝶穿花出秋社門。麗碧相携腕若手。輕移蓮步漫談心。娟娥蕊佩雙同步。笑學軍家出隊行。經氏七襄雙足健。如飛跳躍向前奔。章馥雲是天生嬌弱多情種。一見含愁蔣翠珍。上前來細細問衷情。丹心貫日牌樓下。東一羣人來西一簇人。沒倒沒顛村又俏。大家來瞻拜岳王墳。人海人山都熱鬧。宛如蜂蝶亂紛紛。女看男來男看女。人看人到底爲何因。向南松下人三個。內其間有一位多情的趙素珍。隨了白頭賢阿母。提携胞弟小連城。正在指點鐵闌干內話。秦檜夫妻鐵鑄形。設計東窗長舌婦。千秋萬古臭名聲。馮麗碧是雙瞳如水澄波澈。先見嬌容趙素珍。一見心中生詫異。咳。他抱病之人怎賞春。內中

必有多緣故。要把蜘蛛馬跡尋。來與七襄經姊說。娟娥本是舊鄉鄰。麗碧今朝心不快。趙家今日不該應。欲待上前來叫應。恰巧他母女三人拔脚行。轉過紅欄松化石。（岳廟前有松化石。今已紅圍圍護矣。）入園門重復覆翻身。如此情形真可詫。有心恰恰遇無心。馮小姐是說不出幾多惹氣塵糟話。得空閒再與細談論。欲知下卷如何事。待在下三絃停一停。

● 游 戲 滑稽經解

記者

答。當是豬肉。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豚。小豕也。陽貨欲親聖人。必探其所喜食者而餽之。故知三月不知肉味之肉。及肉雖多之肉。皆為豬肉也。

答。我嘗聞父老云。公冶長極喜吃羊肉。殺羊無算。而又能聽鳥語。一日衆被殺之羊之靈魂。憑附於鳥而鳴曰。公冶長。公冶長。孟山頂上一隻大肥羊。你吃肉。我吃腸。公冶長聞之。遂往孟山尋之。豈知有一人為盜所殺。在孟山之上。公冶長到山。東探西望。形迹可疑。遂為所殺之人之親戚。執而囚之司寇。實則彼非殺人之人。故曰非其罪也。

答。亦見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諸作勝）者與。何其多（諸作賭）能也。子貢曰。固（諸作願）天縱（願天縱算一個人）之將（諸聲作鏘）聖。（諸作勝）又多（諸作賭）能也。牢曰。子云。我不試。（諸作輸）故藝。（諸作個貳謂一個貳角也）觀此。則知太宰稱夫子賭博之能。

。子貢以爲有願天縱其人者。每賭必勝。真正賭博能手。且聞牢所述夫子自言。我不輸不輸。亦一個貳角。則夫子未可稱能手也。此明明是夫子賭博之鐵案。編論語者。換去幾個同音之字。使後人不覺耳。

答。一年六節。亦見論語。其時姓冉的門弟子。有一個叫伯牛者。欠束修不肯還。故記曰伯牛有疾。疾者病也。言有一個毛病也。注云。先儒以爲癩也。言圖賴應送束修也。孔子於是歎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諸六）賢哉回也。言顏淵如此貧苦。飲食不給。他一年送我六節束修。未嘗有一次改變。所以稱賢。以此知孔門束修之例。一年六節也。

答。此畫賬事。卽由冉伯牛圖賴束修發生者也。孔子贊顏淵不改六節束修。旁邊冉氏本家。有一個叫冉求者。他聽了先生這一番話。很難爲情。因代伯牛判白一聲。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言伯牛實在力量淺薄耳。孔子聽了這話。心裡以爲若論力量淺薄。那有比顏淵更甚者。因說力量不足。可以告退。未告退以前的束修。你既係本家。可畫一畫賬罷。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也。蓋孔子亦貧。曾向冉求借過錢用。故欲與之畫算也。



# 本社編輯部啟事

本社撰述者凡一百數十人皆一時雋流於文學界負有盛名近又添請葉小鳳王瀛洲奚燕子徐夢鷗吳小熱金一明鄭儉父朱秋鏡賈子彝蔣春木程雪廠諸君又瑤華慕韓二女史擔任著述從此益增精彩想閱者諸君定必歡迎也

本月刊首二期一編出世萬册立聲致愛閱諸君來函欲補購以成完璧者案積盈尺敝社愧無以應今有一變通辦法凡欲補購者本社可於月刊上代為徵求願出何酬及寄件地址請詳細錄來是為至幸

本月刊第四期票語小說為鴉夷室主范烟橋君所著夷字被手民誤為裔字特此更正

本期月刊因趙眠雲先生患傷寒重症致出版稍遲歉款

李涵秋先生就職部事匆匆北上本刊擔任之情天尊鏡長篇小說暫停一期此告

# 新申報介紹消閒月刊 孫·耀·媛

吳門鄭逸梅君以月刊第三期寄贈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洵為新出雜誌中之佳品亟書數語誌謝且為介於閱者

# 晶報第三次介紹消閒月刊 袁·寒·雲

消閒月刊為吳門趙眠雲鄭逸梅所輯俱一時名手之作如李涵秋之社會小說程小青之偵探小說徐半梅之家庭小說何海鳴姚民哀尤半狂諸子之筆記咸佳構中之佳構也尤以插畫中之賈寶玉照影為最趣妙舞臺上無如是俊美之怡紅公子也世以瀟湘妃子自命者不可不先睹焉是雜誌屆時而刊一洗海上之流弊誠足尙矣

# 特別啟事

本社因東大園房屋窄狹不敷應用今已於陰曆八月二十八日遷移鈕家巷四十號以後凡關於月刊各函件請寄該處海內外同文與鄭逸梅先生通訊者亦寄該處庶不致誤特此啟事

# 清園月刊廣告

本頁為文學大家趙誠實鄒逸梅兩先生編輯  
花生雙管有口皆碑讀者皆海內外  
才媛計一百餘人且按期出版從不  
之盛雜誌界堪推獨步茲自第六期起更  
精發生奇彩如荷各大大公司行號委  
効力之宏可不待言欲謀營業發達者請即向  
蘇州齊門棗市五十九號接洽為幸

廣告價目	一期	五期	十期
普通地位	十元	四十五元	八十元
普通地位	六元	二十五元	四十元
普通地位	四元	十五元	二十五元
封面之陰	二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底頁	三十元	一百元	二百元

民國十年九月發售第五期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名譽編輯

總發行所

代印者

總經理處

分售處

松陵趙眠雲

吳門鄒逸梅

何海鳴

袁百納

蘇州鈕家

清園月刊社

華興印書局

上海新民書局

上海清華書局

上海大東書局

每一期 半年 五期 全年 十期

二角 一元 二元

## 定價表

定閱全年半年者除歐美各國外郵費不加  
加權須匯票代現郵票不收零購者郵票  
照常可代書價空函不覆